

王魯彥小說集

1927

謝謝司徒喬先生，他給我畫這個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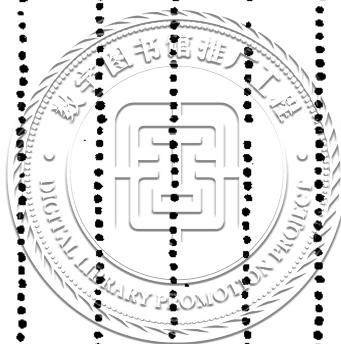


柚子

小說十一篇

目錄

頁數



秋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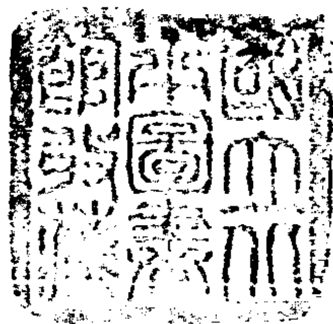
『醒醒罷，醒醒罷，』有誰敲着我的紙窗似的說。

『呵，呵，——誰呀？』我矇矓的問，揉一揉睡眼。

黑沈沈的看不見一點什麼，從帳中望出去。也沒有人囘答我，也沒有別的聲音。

『夢罷？』我猜想，轉過身來，昏昏的睡去了。

不斷的犬吠聲，把我驚醒了。我閉着眼仔細的聽，知道是鄰家趙冰雪先生的小犬，阿烏和來法。聲音很可怕，彷彿凄涼的哭着。中間還隔着些嗚咽聲。我睜開眼，帳頂映得亮晶晶。隔着帳子一望，滿室



都是白光。我輕輕的坐起來，掀開帳子，看見月光透過了玻璃，照在桌上，椅上，書架上，壁上。

那聲音漸漸的近了，彷彿從遠處樹林中向趙家而來，其中似還夾雜些叫喊聲。我驚異起來，下了牀，開開窗子一望，天上滿佈了閃閃的星，一輪明月浮在偏南的星間，月光射在我的臉上，我感着一種清爽，便張開口，吞了幾口。犬吠聲漸漸的急了。悽慘的叫聲，時時間斷了呻吟聲，聽那聲音似乎不止一人。

「請救我們被害的人……我們是從戰地來的……我們的家屋都被兇惡者佔去了，我們的財產也被他們搶奪盡了，……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多被他們殺害盡了，……」慘叫聲突然高了起來。

彷彿有誰潑了一盆冷水向我的頸上似的，我全身起了一陣寒戰。

「吞下去的月光作怪罷？」我想。轉過身來，向衣架上取下一件

夾袍，披在身上。復搬過一把椅子，背着月光坐下。

『請救我們沒有父母的人，請救我們無家可歸的人！……』叫聲更高了。有老人，青年，婦女，小孩的聲音。似乎將到村頭趙家了。犬吠得更利害，已不是起始的悲哭聲，是一種兇暴的怒恨聲了。

我忍不住了，心突突的跳着。站起來，扣了衣服，開了門，往外走去。忽然，又是一陣寒戰。我看看月下的梧桐，起了恐怖。走回來，從枕頭底下拿出一支手鎗，復披上一件大衣，倒鎖了門，小心的往村頭走去。

梧桐岸然的站着。一路走去，只見地上這邊一個長的影，那邊一個大的影。草上的露珠，閃閃的如眼珠一般，到處都是。四面一望，看不見一個人，只有一個影子伴着我孤獨者。『今夜有許多人伴我過夜了，』我走着想，嘆了一口氣。

奇怪，我愈往前走，那聲音愈低了，起初還聽得出叫聲，這時却反而模糊了。『難道失望的回去了嗎？』我連忙往前跑去。

突突的脚步聲，在靜寂中忽然在我的後面跟來，我駭了一跳，回頭一看，什麼也沒有。

『誰呀？』我大聲的問。預備好了手鎗，收住脚步，四面細看。突突的聲音忽然停止了，祇有對面樓屋中回答我一聲『誰呀？』

『呵，弱者！』我自己嘲笑自己說，不覺微笑了。『這樣的膽怯，還能救人嗎？』我放開脚步，復往前跑去。

靜寂中聽不見什麼，只有自己突突的脚步聲。這時我要追的聲音，幾乎聽不見了。

『不要失望，不要失望，困苦者！我便是你們的兄弟，我的家便是你們的家！請回轉來，請回轉來！』我急得大聲的喊了。

『不要失望，不要失望，困苦者！我便是你們的兄弟，我的家便是你們的家！請回轉來，請回轉來！』四面八方都跟着我喊了一遍。靜寂，靜寂，四面八方都是靜寂，失望者沒有回答我，失望者聽不見我的喊聲。

失望和痛苦攻上我的心來，我眼淚簌簌的落下來了。

我失望的往前跑，我失望的希望着。

『呵，呵，失望者的呼聲已這樣的遠了，已這樣的低微了！……』

我失望的想，恨不得多生兩隻脚拚命跑去。

呼的一聲，從草堆中出來一隻狗，撲過來，咬住了我的大衣。我吃了一驚，站住左脚，飛起右脚，往後跌去。牠却拋了大衣，向我右脚撲來。幸而縮得快，往前一躍，飛也似的跑走了。

嘍嘍的叫着，狗從後面追來。我拿出手鎗，回過身來，砰的一

鎗，沒有中着，牠的來勢更兇了。砰的第二鎗，似乎中在牠的尾上。牠跳了一跳，倒地了。然而叫得更兇了。

我忽然抬起頭來，往前面一望，呼呼呼的來了三四隻狗。往後一望，又來了無數的狗，都兇惡的叫着。我知道不妙，欲向原路跑回去，原路上正有許多狗衝過來，不得已向左邊荒田中亂跑。

我是什麼也不顧了，只是拚命的往前跑。雖然這無聊的生活不願意再繼續下去，但是死，總有點害怕呀。

呼呼呼的聲音，似乎緊急的追着，我頭也不敢回，只是忽忽迫迫越過了狹溝，跳過了土堆，不知東西南北，慌慌忙忙的跑。

這樣的跑了許久，許久，跑得精疲力竭，我纔偷眼的往後望了一望。

看不見一隻狗，也聽不見什麼聲音，我於是放心的停了脚，往四

面網望。

一堆一堆小山似的墳墓，團團圍住了我，我已鎮定的心，不禁又跳了起來。脚旁的草又短又疎，脚輕輕一動，便刷刷的斷落了許多。東一株柏樹，西一株松樹，都離得很遠，孤獨的站着。在這寂寞的夜裏，淒涼的墳墓中，我想起我生活的孤單與漂蕩，禁不住悲傷起來，淚兒如雨的落下了。

一陣心痛，我扭縮的倒了。……

『呵——』我睜開眼一看，不覺驚奇的叫了出來。

一間清潔幽雅的房子，綠的壁，白的天花板，絨的地氈，從紗帳中望出去。我睡在一張柔軟的鋼絲牀上。潔白的綢被，蓋在我的身上。一般沁人的香氣充滿了帳中。

正在這驚奇間，呀的一聲牀後的門開了。進來的似乎有兩個人，

一個向牀前走來，一個站在我的頭旁窺我。

『要茶嗎，魯先生？』一個十六七歲的女郎輕輕的掀開紗帳，問我。

『如方便，就請給我一杯，勞駕。』我回答說，看着她的烏黑的眼珠。

『很便，很便，』她說着紅了面，好像怕我看她似的走了出去。不一刻，茶來了。她先扶我坐起，復將茶杯湊到我口邊。

『這眞對不起，』我喝了半杯茶，感謝的說。

『沒有什麼，』她說。

『但是，請你告訴我，這是什麼地方，你姓什麼。』

『我姓林，這裏是魯先生的府上。』她笑着說，雪白的臉上微微起了兩朵紅雲。

『那一位魯先生？』

『就是這位，』她笑着指着我說。

『不要取笑，』我說。

『唔，你到處爲家的人，怎的這裏便不是了。也罷，請一個人來和你談談罷。』她說着出去了。

『好伶俐的女子，』我暗自的想。

在我那背後的影子，似乎隱沒了。一會兒，從外面走進了一個人。走得十分的慢，彷彿躊躇未决的樣子。我回過頭去，見是一個相熟的女子的模樣。正待深深思索的時候，她却掀開帳子，撲的倒在我的身上了。

『呀！』我仔細一看，駭了一跳。

過去的事，不堪回憶，回憶時，心口便如舊創復發般的痛，牠如

一朶烏雲，一到頭上時，一切都黑暗了。

我們少年人只堪往着渺茫的未來前進，癡子似的希望着空虛的快樂。縱使悲傷的前進，失望的希望着，也總要比回頭追那過去的影快樂些罷。

在無數的悲傷的前進，失望的希望着者之中，我也是一個。我不僅是不肯回憶，而且還竭力的使自己忘却。然而那影子與利害，牠有時會在我無意中，射一支箭在我的心上。

今天這事情，又是牠來找我的。

竭力想忘去的二年前的事情，今天又浮在我眼前了。竭力想忘去的二年前的一個人，今天又突然的顯在我眼前了。最苦的是，箭射在中過的地方，心痛在傷過的地方。

撲倒在我身上嗚咽着的是，二年前的愛人蘭英。我和她過去的歷

史已不堪回想了。

『呵，呵，是夢罷，蘭英？』我抱住了她，哽咽的說。

『是阿，人生原如夢呵……』她緊緊的將頭靠在我的胸上。

『罷了，親愛的。不要悲傷，起來痛飲一下，再醉到夢裏去罷。』

『好！』她慨然的回答着，仰起頭，湊過嘴來。我們緊緊的親了一會。俄頃，她便放了我，叫着說，『拿一瓶最好的燒酒來，松妹。』

『曉得，』外間有人答應說。

我披着衣起來了。

『現在是在夜裏嗎？』我看見明晃晃的電燈問。

『正是。』她回答說。

『今夜可有月亮？可有星光？』

『沒有。夜裏本是黑暗，那有什麼光。』她凄涼的說。

我的心突然跳動了一下，問道：

「呵，蘭英，這是什麼地方？我怎樣來到這裏的？」

「這是漂流者的家，你是漂流而來的。」她笑着回答說。

「唔，不要取笑，請老實的告訴我，親愛的。」我懇切的問。

「是呵，說要醉到夢裏去，却還要問這是什麼地方。這地方就是夢村，你現在做着夢，所以來到這裏了。不信嗎？你且告訴我，沒有到這裏以前，你在什麼地方？」

我低頭想了一會，從頭講給她聽。講到我恐慌的逃走時，她笑得仰不起頭了。

「這樣的無用，連狗也害怕。」她最後忍住笑，說。

「唔，你不知道那些狗多麼兇，多麼多……」我分辯說。

「人怕狗，已經很可恥了，何況又帶着手鎗。……」

『一個人怎樣對付？……而且死在狗的嘴裏誰甘心？……』

『是呵，誰肯犧牲自己去救人呵！……咳，然而我愛，不肯犧牲自己是救不了人的呀……』她起初似很譏刺，最後却誠懇的勸告我，額上起了無數的縐紋。

我紅了臉，低了頭的站着。

『酒來了，』說着，走進來了那一位年青的姑娘，手托着盤。

『請不要回想那過去，且來暢飲一杯熱烈的酒罷，親愛的。』她牽着我的手，走近桌椅傍，從松妹剛放下的盤上取下酒杯，滿滿的斟了一杯，湊到我的口邊。

『呵——』我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一飲而盡。走過去，滿斟了一杯，送到她口邊，她也一飲而盡。

『魯先生量大，請拿大杯來，松妹。』她說。

來。

『是，』松妹答應着出去了，不一刻，便拿了二隻很大的玻璃杯

桌上似乎還擺着許多菜，我不曾注意，兩眼只是閃閃的在酒壺和酒杯間。蘭英也喝得很快，不曾動一動菜，一面還連呼着『松妹，酒，酒，』松妹『是，是，』的從外間拿進來了好幾瓶。

我們兩人，只是低着頭的喝，不願講什麼話，松妹驚異的在傍看着。

無意中，我忽然仰起頭來。蘭英驚訝似的也突然仰起頭來，我的眼光正射到她的烏黑的眼珠上，我眉頭一縐，過去的影刷的從我面前飛過，心口上中了一支箭了。

我『阿』的一聲，拿起玻璃杯，狠狠的往地上摔去，砰的一聲，杯子粉碎了。

我回過頭去看蘭英，蘭英兩手掩着面，發着抖，淒涼的站着，只叫着『酒，酒。』我忽然被她提醒，捧起酒壺，張開嘴，倒了下去。

我一壺一壺的倒了下去，我一壺一壺的往嘴裏倒了下去……

一陣冷戰，我醒了。睜開眼一看，滿天都是閃閃的星。月亮懸在遠遠的一株松樹上。我的四面都是墳墓；我睡在濡溼的草上。

『阿，阿，又是夢嗎？』我驚駭的說，忽的站了起來，摸一摸手鎗，還在身邊，拿出來看一看，又看一看自己的胸口，嘆了一口氣，復放入衣袋中。

『砰，砰，砰，……』忽然遠遠的響了起來。隨後便是一陣悽慘的哭聲，叫喊聲。

『唔，又是那聲音？』我暗暗的自問。

『還是很好的機會，不要再被夢中的人譏笑了！』我鼓勵着自己，連忙循着聲音走去。

『砰，砰，砰，……』又是一排鎗聲，接連着便是『隆隆隆』的大砲聲。

我急急的走去，急急的走去，不一會便在一條生疏的街上了。那街上站着許多人，靜靜的聽着，又不時輕輕的談論。我看他們鎮定的態度，不禁奇異起來了。於是走上幾步，問一個年青的男子。

『請問這砲聲在什麼地方，離這裏有多少遠？』

『在對河。離這裏五六里。』

『那末，爲什麼大家很鎮定似的？』我驚奇的問。

『你害怕嗎？那有什麼要緊！我們這裏常有戰事，慣了。你似乎不是本地人，所以這樣的膽小。』他反問我，露出譏笑的樣子。

『是，我纔從外省來。』我答應了這一句，連忙走開。

『慣了，』神經刺激得麻木便是『慣了。』我一面走一面想。

『他旣覺得膽大，但是爲什麼不去救人？——也許怕那路上的狗罷？』

叫喊聲，哭泣聲，漸漸的近了，我急急的，急急的跑去。

『請救我們虎口殘生的人，……請救我們無家可歸的人……請救我們無父母兄弟妻女的人……你以外的人死盡時，你便沒有社會了，你便不能生存了……死了一個人，你便少了一個幫手了，你便少了一個兄弟了……』許多人在遠處悽慘的叫着，似向我這面跑來，同時砲聲，鎗聲，隆隆，砰砰的響着。

我急急的，急急的往前跑。

『嗆！站住！』一個人從屋旁跳出來，拖住我的手臂。『前面流彈如雨，到處都戒嚴，你却還要亂跑！不要命嗎？』他大聲的說。

『很好，很好，』我掙扎着說。『不能救人，又不能自救，沒有勇氣殺人，又沒有勇氣自殺，咒詛着社會，又翻不過這世界，厭恨着生活，又跳不出這地球，還是去求流彈的憐憫，給我幸福罷！……』

脫出手，我便飛也似的往前跑去。只聽見那人『瘋子！』一句話。

撲通一聲，不提防，我忽然落在水中了。拚命掙扎，纔伸出頭來，却又沉了下去。水如箭一般的從四面八方射入我的口，鼻，眼睛，耳朶裏……

『醒醒罷，醒醒罷！』有誰敲着我的紙窗，憤怒似的說。

『呵，呵，——誰呀？』我朦朧的問，揉一揉睡眼。

黑沉沉的看不見一點什麼，從帳中望出去。沒有人回答我，只聽

兒呼呼的過了一陣風。隨後便是窗外蕭蕭的落葉聲。

『又是夢，又是夢！……』我咒詛說。

狗

「我們的學校明天放假，愛羅先珂君請你明晨八時到他那裏，一同往西山去玩。」一位和愛羅先珂君同住的朋友來告訴我說。

「好極了，好極了！」我喜歡得跳了起來，兩手如鼓槌似的亂敲着桌子。

同房的兩位朋友見我那種樣子，哈哈的大笑了。

住在北京城裏，只是整天的吃灰沙，縱使有鮮花一般的靈魂的人也得憔悴了。

到馬路上去，不用說；大風起時，院子內一畚箕一畚箕掃不盡的

黃沙也不算希奇；可是沒有什麼風時關着門，房內桌上的灰也會漸漸的厚起來，這又怎麼說呢？

北京城裏有幾條河，都如溝一樣的大，而且臭不堪聞。有幾個池多關在皇宮裏，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叫那些池爲「海」，或許是想聊以自慰罷。所謂後海，現在已種了東西。

北京城裏也有幾個小山，但是都被鎖在皇宮裏。

這樣苦惱的地方，竟將我飄流的人留住了四五年。我若是不曾見過江南的風景倒也罷了，却偏偏又是生長在江南。

許多朋友都羨慕我，說我在北京讀了這許久書，却不知道我肚子都是灰。

西山離城三十餘里，是一座有名的山，到過北京的人，大概都要去遊幾次。只有我這倒霉的人，一聽人家談起西山就紅了臉。

來去的用費原化不了多少，然而錢大哥不聽我的命令，實在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撲滿雖曾買過幾次，但總是不出半月就碎了。從高櫃子上換得的幾千錢，也麼麼不能在衣袋中過夜。不幸，住在北京四五年，竟不曾去過一次。這次愛羅先珂君願意盡地主之誼，——這是照例如此的——還不喜歡嗎？

和愛羅先珂君同住的朋友走後，我就急忙預備我的東西。從洗衣作裏取回了一身襯衣，從抽斗角裏找出了一本久已棄置的抄寫簿，削尖了一支短短的鉛筆，從朋友處借來了一隻金黃色的熱水瓶。

晚飯只吃了一碗，因爲我希望黑夜早點上來。

約莫八點鐘，我就不耐煩的躺在牀上等候睡神了。

『時間』是我們少年人的仇敵。越望牠慢一點來，好讓我們少長一根鬍鬚，牠却越來得迅速，比閃電還迅速；越希望牠快一點來，好讓我們早接一個甜蜜的吻，牠却越來得遲緩，比駱駝還遲緩。

『天亮了嗎？天亮了嗎？』我時時朦朧的問，然而仔細一看，只是窗外的星和掛在牆上的熱水瓶的光。

『亮了！亮了！……』窗外的雀兒叫了起來。我穿了衣，下了牀，東方纔發白，不敢驚動同房的朋友，只輕輕的開了門走到院中。

天空淺灰色，西北角上浮着幾顆失光的星。隔牆的柳條兒靜靜的飄蕩着，一切都還在甜睡中，只有三五隻小雀兒唱着悅耳的晨歌，打破了沈寂。我靜靜的站着，吸着新鮮的空氣，腦中充滿了無限的希望，渾身沐在歡樂之中了。天空漸漸變成淡白的——白的——淺紅的——紅的——玫瑰色的顏色。雀兒的歌聲漸漸高了起來，各處都和奏

着。巷外的車聲和脚步聲漸漸繁雜起來。一忽兒，柳梢上首先吻到了一縷金色的曙光，和奏中加入了鵲兒的清脆的歌聲。巷內的人家都砰砰的開了門，我的旅館的茶房也咳嗽着開了大門。

我回到房中，那兩位朋友還呼呼的酣睡着。開了窗子，在桌旁坐下，看着他們沈醉似的微笑的臉，我暗暗的想道：

『西山也有如夢一般的甜蜜嗎？』

一會兒，茶房送了臉水來。我洗過臉，掛上熱水瓶，帶了簿子和鉛筆要走了。回過頭去一看，那兩位朋友依然呼呼的酣睡着。看着他們沈醉似的微笑的臉，我對他們低低的吟道：

『靜靜的睡着罷，親愛的朋友們。夢中如有可愛的人兒，就不必回來了。』

太陽已將世界照得燦爛，微風搖曳着地上的柳影，我慢慢兒的踏了過去。

在路旁的小店裏，我買了幾個燒餅，一面咬着，一面含糊的唱着歌，仰着頭呆看那天上的彩雲，脚步極其緩慢的移動着。今天出門早，早到愛羅先珂君處也須等待，所以走得特別的慢。然而事實並不這樣，這極長極長的路，却不知不覺的一會兒就走完了。

愛羅先珂君平日在家時都是赤着脚，今天也是赤着脚的躺在牀上和一個朋友談話。他握着我的手問我爲什麽來得這樣早，我說我的靈魂還要早呢，牠昨夜已到了西山了。他微微的一笑，將我的手緊緊的捻了一捻。

我們三人吃了一點餅乾，談了一會，就陸續來了幾位朋友。要動

身時湊巧又來了一個日本的記者，談論許久，說是愛羅先珂君將離開中國，要照一個相。照相後，我們方纔動身。去的人一起十二個，除愛羅先珂君外，其中有一個日本人，一個臺灣人，三個中國人，其餘都是朝鮮人。我們隨身帶去一點橘子，糕餅等物。

出了西直門，我們分兩路走。坐洋車的往大路，騎驢子的往小路。我和愛羅先珂君都喜歡騎驢子。

那時正是植樹節，又逢晴天，我們曲曲折折的在田間小路上走，享受不盡春日的野景。有些人唱着日本歌，有些人唱着世界語歌，有些人唱着中國歌。我的驢子比誰的都快，只要我『得而……』一喝，拉緊韁繩，牠就飛也似的往前疾馳。只是別的驢子多不肯跟着上來，牠們都走得慢，以致我累次不耐煩的在前面等。有一次，我的驢子在路旁等牠們，讓牠們往前走，不知何故，忽然那些驢子都疾馳起來。

我很奇怪，將自己的驢子跟在別一匹驢子後一試，也多是這樣。後來我仔細一看，原來我驢子要咬別的驢子的屁股，別的怕了起來，所以疾馳了。於是我發明了一種方法，等大家鞭不快驢子時，我就挽轉韁繩跑了回去，跟在後面。這樣一來，大家就走得快了。

『爲什麼牠們不怕鞭子，只怕你呀？』愛羅先珂君驚異的問我。

『因爲我的驢子是雄的，你們的驢子是雌的呀！』我回答說。

大家都笑了。

西山原不很遠，我們出城門時早已望見，但是彷彿有誰妒忌我們似的，任我們如何走得快，他只是將西山暗暗的往遠處移去。我很燥急，愛羅先珂君也時時問我遠近。確實的里數我不知道，我便問驢夫。

離山不遠時，路上的石子漸漸多了起來，最後便滿路上都是。那些灰白色的石子重重的堆蓋着，高高低低，不曾砌入泥中，與普通的石子路完全不同。驢子的脚踏下去時，石子就往四面移動。在這一條路上，眞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我的驢子雖有『千里之材』，也不能在這裏施展，一不小心，就是顛蹶。大家只好嘆一口氣，無可奈何的慢慢兒走。驢蹄落在石子上，發出軋軋的聲音。我覺得我是坐在駱駝上。

這時離山已很近，山上青蒼的叢林，孤雅的茅亭，黃色的寺院，以及山脚下的屋子都漸漸在我們眼前清楚起來。喜悅從我的心底湧了上來，我時時喊着『到了！到了！』愛羅先珂君的眉毛飛舞着，他似乎比我還喜歡。大家望着山景，手指着東，指着西，談那風景。我彷彿得了勝利似的，在他們的前面走。

忽然，一陣低低的嗚咽聲激動了我的耳鼓。我朝前一看，有一個衣服襤褸的婦人坐在路的右邊哭泣。她的頭髮蓬亂，臉色又黑又黃，消瘦得很，約莫四十餘歲。她坐在路外斜地上，下面是一條一丈許深的乾了的溝。她拉着草坐着，似要倒下去的一般。哭泣聲很低微，無力似的低微。

『游覽的地方，多有這種乞丐，』我略略一想，就昂着頭過去了。

『先生！先生！』愛羅先珂君在後面喝了起來。

我仍然往前走着，只回過頭來問他什麼。

『什麼人在路旁哭呀！王先生？』他說着已經經過了那婦人。

『是一個婦人，』我說。

『她爲什麼哭着？如何模樣的人？』

『或許是要錢罷，窮人。』我說着仍昂然的往前走。

愛羅先珂君是在我後面的第四人，他的前面是一個朝鮮人。他用日本話問那朝鮮人，朝鮮人也用日本話回答他，似乎在將那婦人的模樣描寫給他聽。

『王先生！你爲什麼不下去問問她呀？』愛羅先珂君忿然的問我。這時離那婦人已很遠了。

我沒有回答。我覺得這沒有問的必要。在游覽的地方，我曾看見過許多沒有手和脚的乞丐，他們都是用這種方法討錢。

『你爲什麼不下去問問她呢，王先生？你爲什麼不給她一點錢呢？』愛羅先珂君接連的問我。

乞丐不來扯我的驢子，我却下去問她？平日乞丐扯着我的車子跟了來，我總是搖一搖頭。多跟了一程，我就圓睜着眼，暴怒似的大聲

的說：『沒有！』向來不肯說『滾！』這已是很慈悲的了，今天却要我下去問她？——但是我想不出一句話回答愛羅先珂君。

我一摸口袋，袋中有六七元的銅子票。愛羅先珂君出來時共帶了十二三元，在路上都換了銅子票，一半交給了坐車去的，一半交給了我。我想回轉去給她一點錢，但回頭一看，已距離得很遠，便仍往前走了。

愛羅先珂君知道我沒有什麼話可以回答，很忿怒的在後面和朝鮮的朋友談着。

我聽見那忿怒的聲音，漸漸不安起來。我知道自己錯了。

到了山脚下，我們都下了驢子。我握着愛羅先珂君的右手，那位朝鮮的朋友握着他的左手，在寬闊的山路上走。

『你爲什麼不下去問她呢，王先生？』他依然忿怒的問我，皺了

眉毛。

我渾身不安起來，臉上火一般的發燒，依然沒有話可以回答，只低下了頭。

『在我們俄國，或日本，』他忿怒的繼續着說：『誰一見這種不幸的人時，誰就將她扶了回去。在這裏，你却經過她面前時，如狗似的安然走了過去！……』

狗，我眞是一隻狗！我從良心裏看見了我所做的事情，我承認他所說的，我眞是一隻狗！我恨不得立刻鑽入地下！……

『這就是你們中國！這就是你們中國人！——所以我不愛你們中國！』他越忿怒的說。

我如落在油鍋中，沸滾的油煎着我。我羞恥，我恨不得立刻死了！……

西山有如何的好玩，我不知道。在山間，我們曾喝過溪水，但是在水中，我照見了我自己是一隻狗；在巖石上我曾躺了一會，但是我覺得我那種躺着的樣子與別的狗完全一樣。在山上吃蛋時，我曾和愛羅先珂君敲着蛋尖，賭過勝負；在半山裏，我們曾猜過石子；但是我同時都覺得不配和他，和其餘的人玩耍。

的確，我經過她面前時，我是如狗似的安然走了過去！

我時時刻刻覺得我自己是一隻狗，是一隻真的狗！我覺得不配握愛羅先珂君的手，不配握一切的人的手！我羞恥，我無面目！……

在夜間，我是夜夜有夢；白天，我覺得也是一樣的繼續不斷的做着夢。這夢似乎很長很慢，永沒有完結的一般；但同時又覺得很短很

快，立刻就會完結的一般。和愛羅先珂君遊西山去的時候，正是植樹節，一轉瞬間現在又將到植樹節了。愛羅先珂君離開北京是在去年植樹節後不久的某一晚間，那時大雨正傾盆的下着。在這一年中我曾經發了好幾次的誓，再不做這樣無恥的事了，但是，現在還是時常的犯罪，而且沒有人罵我，罵我愛我的愛羅先珂君不在這裏了。

晚間的大雨常常在這裏傾盆的下着，愛羅先珂君還不回來，莫非我永久要在這裏做狗了嗎？……

秋雨的訴苦

『啊，秋雨哭了，秋雨大哭了！有什麼悲哀在你的心中嗎？有什麼痛苦在你的靈魂裏嗎？告訴我，親愛的，你有了什麼事情了？』聽見了秋雨的淅瀝淅瀝的悲傷的哭泣，我在床上朦朧地問。

『我原是在高大的天上飄游着的，我原是在廣闊的天上飄游着的，』秋雨用顫動的聲音，憂鬱的回答說。『那裏有許多爲我所愛的朋友，那裏有許多愛我的朋友，他們的心繫住了我的心，我的心混和了他們的心。我們由來的地方各不相同，但我們却和戀人般的共同生活着。我們的中間向來沒有發生過什麼爭鬪，也沒有誰知道爭鬥是什麼。用堅强的臂膀，我們互相擁抱着，用熱烈的嘴唇，我們互相親

吻着。我們的父親，統治着天國的，是自由，他永不曾阻礙過我們，我們要到那裏去，就到那裏去。我們的母親，養育我們的，是美，她每天每分鐘給我們穿著各色的衣衫……那時在我的心中的滿是歡樂，在我的靈魂裏的毫無痛苦……

『但是，昨夜災難落在我們的頭上了，風發狂似的吹了起來，我們為嚴寒所迫，一起凝凍着，不息的往地上落下來了……

『地太小了，地太髒了，到處都黑暗，到處都討厭。人人祗知道愛金錢，不知道愛自由，也不知道愛美。你們人類的中間沒有一點親愛，祇有仇恨。你們人類，夜間像猪一般的甜甜蜜蜜的睡着，白天像狗一般的爭鬥着，撕打着……

『這樣的世界，我看得慣嗎？我為什麽不應該哭呢？在野蠻的世界上。讓野獸們去生活着罷，但是我不，我們不……唔，我現在要離

開這世界，到地底去了……』

說了這話，秋雨便淅瀝淅瀝的響着，彷彿往地下鑽了進去。

我羞慚地用被蓋住了面孔，隨後又像猪一般的極甜蜜的睡熟了。

搗亂動人!!!

燈

我憤怒的躺在母親的懷中。母親緊緊的摟着我，嗚咽的哭泣着。她的淚紛紛的落在我的頸上，我只是憤怒的躺着。

「你不生我不好嗎，母親？」我怨忿的問。

母親沒有回答。母親的臉色極其蒼白。

我憤怒的伸出右手，竭力的撕我胸上的衣服。

「爲了母親，孩子……」母親按住我的手，嗚咽的說。

「咳咳，……」我哭了。

風凄凄的搖蕩着窗外的枇杷樹，雨蕭蕭的滴在我的心上。母親的臉色是那樣的蒼白。我悲苦的挽住了她的頸，她的頸如柴一般的消

瘦。

『讓我死了罷，母親……』我哭着說，緊緊的挽着她的頸。

『不能，不能，孩子，我的孩子……』她的淚紛紛的落在我的臉上。

燈光暗淡的照着她的頭髮，她的頭髮如絲一般的亂，如霜一般的白。

靜寂，靜寂。世界上除了我和母親外，沒有一個人影，除了風和雨的哭聲外，沒有半點響聲。

『罷了，罷了，母親。我還你這顆心，我還你這顆心！你生我時不該給我這顆心，這在世界上沒有用處！』說着，我用兩手竭力的撕我胸上的衣服，怨恣而且悲傷。

『阿，孩子！……』母親號啕的哭了。她緊緊的按住了我的手，

我竭力的掙扎着。

風凄凄的搖蕩着窗外的枇杷樹，雨蕭蕭的滴在我的心上。燈光暗淡的照着母親的頭髮，母親的頭髮如絲一般的亂，如霜一般的白，母親的淚如潮一般的流着。我抱住她的消瘦的頸，也號啕的大哭了。

有一滴淚，從母親的眼中落了下來，滴在我的眼上，和我的淚融合在一處，漸漸的匯成了一道河。

我溯着河流走去，進了母親的眼簾，一直到了母親的心坎上。

在那裏，我看見母親的心萎枯了。

『母親，爲了你的孩子，你將你自己的心萎枯了。然而你分給你孩子的那顆心，在世界上只是受人家的咒詛；不曾受人家的祝福，只能增加你孩子的悲哀，不能增加你孩子的歡樂。現在，取出來還了你罷，母親！』我哭着說，跪倒在母親的心旁。解開胸衣，用指甲劃開

胸皮，我伸手進去從自己的腔中挖出一顆鮮血淋淋的心，放在母親的心上。母親的心和我的心合成一個，熱血沸騰了。

我急忙合上自己的胸皮，扣了胸衣。忽忽的離開了母親的心，出了母親的眼簾，由原路回到了母親的膝上。

母親不知道。

『母親，我不再灰心了，我願意做「人」了。』我拭着眼淚對母親說。

母親微笑了。母親的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歡樂，母親的眼前露出了無限的希望。

只有燈，只有站在壁上的燈，他知道我在母親心中所做的什麼，不忍見那微笑，漸漸的慘淡了下去……

柚子

秋天，是蕭瑟的秋天，鎗聲恩惠的離耳後的第三天，戰雲憐憫的跨過嶽麓山後的第三天。

我憂鬱的坐在樓上。

無聊的人，偏偏走入了無聊的長沙！

你們要惡作劇，你們儘去作罷，你們的頭生在你們的頸上，割了去不會痛到我的頸上來。你們喜歡用子彈充飢，你們就儘量去容納罷，於我是沒有關係的。

於我有關係的祇有那嶽麓山，好玩的嶽麓山。只要將嶽麓山留給我玩，即使你們將長沙燒得精光，將湘水染成了血色，——換一句話

說，就是你們統統打死了，於我也沒有關係。

我沒有能力可以阻止你們惡作劇，我也不屑阻止你們這種卑賤的惡作劇，從自由論點出發，我還應該聽你們自由的去惡作劇哩。

然而不，我須表示反對，反對你們的惡作劇。這原因，不是爲着殺人，因爲你們還沒有殺掉我，是爲着你們佔據了我要去玩的嶽麓山，我所愛的嶽麓山。

呵，我的嶽麓山，相思的我的嶽麓山呀！

自然，命運註定着，不論那家得勝，我總有在嶽麓山巔高歌的一天，然而對於我兩個朋友忽忽而來，忽忽而去的事，我總不能忘記你們的賜與。

他們是同我一樣的第一次到你們貴處來，差不多和我同時踏入你們熱氣騰騰的煇煌的邦國。然而你們給他們的賜與是什麼呢？是戰慄

和失色！可憐的兩位朋友，他們平生聽不見鎗砲聲，於是特地似的跑到長沙來，飽嘗了一月，整整的一月，的恐怖和憂愁。

他們一樣的思慕着嶽麓山，但是可憐的人，戰雲繞過嶽麓山，就匆匆的離開了長沙，怕那西風又將戰雲吹過來。咳咳，可憐的朋友，他們不知道嶽麓山從此就要屬於我們，却匆匆的走了。

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到長沙，連脚尖觸一觸嶽麓山脚下的土的機會也沒有，這是何等的不幸呀！

…………………………

…………………………

我獨自的坐在樓上，憂鬱咬着我的心了。我連忙下了樓，找着T君說，『酒，酒！』拖着他就走。

未出大門就急急的跑進來了一個孩子，叫着說，『看殺人去呵！

看殺人去呵！』

殺人？現在還有殺人的事情？『在那裏？在那裏？』我們急急的問。

『瀏陽門外！』

呵，呵，瀏陽門外！我們住在瀏陽門正街！瀏陽門內！這樣的糊塗，住在門內的人竟不知道門外還有一個殺人場——刑場！假使有一天無意中闖入了刑場，「擦」的一聲，頭飛了去又怎樣呢？——不錯，不錯，這是很痛快的，這是很幸福的，這絕對沒有像自殺時那樣的難受，又想死，又怕死！這只是一陣發癢的風，吹過頸上，於是，於是就進了幸福的天堂了！

一陣大——帝的號聲送入我們的耳內，我們知道那就是死之慶祝了。於是我們風也似的追了去，叫着說，『看殺人呀！看殺人呀！』

街上的人都蜂擁着，跑的跑，叫的叫，我們挽着手臂，衝了過去，彷彿T君撞倒了一個人，我在別人的脚上踏了一脚。但這有什麽要緊呢？爲要擴一擴眼界，——不過擴一擴眼界罷了，——看一看過去不曾碰到過，未來或許難以碰到的奇事，撞倒一二個人有什麽要緊呢？況且，人家的頭要被割掉，你們跌了一交又算什麽！托爾斯小先生說過，『自由之代價者，血與淚也，』那末，我們爲要得到在這許多人馬中行走的自由，自然也只好請你們出一點血與淚的代價了。

牽牽扯扯的挽着臂跑，畢竟不行，要去看一看這空前的西洋景，——不，這是東洋景，不得不講個人主義，我便撤了T君拚着腿跑去。

瀏陽門外的城基很高，上面已站滿了人，跑上去一看，纔知道刑場並不在這裏，那一夥「大——帝」着的兵士被一大堆人簇擁着在遠

遠的汽車路上走。

「呵，呵！看殺人，看殺人呀！」許多人噪雜的嚷着，飛跑着。

這些人，平常都是很莊嚴的，我從沒有看見他們這樣的擾嚷過。三天前，河干的鎗砲聲如雷一般的響，如雨一般的密，街上堆着沙袋，袋上袋旁站着刺刀鮮明的負鎗的兵，有時故意將鎗擬一擬行人，「得得」的扳一扳鎗機，他們却仍很鎮靜，保着莊嚴的態度，踏方步似的走了過去。偶然，有一個膽怯的人慌頭慌腦的走過，大家就露出一種輕笑。平常我和T君跳着嚷着在街上走，他們都發着酸笑，他們的眼珠上露着兩個字：瘋子！現在，現在可是也輪到你們了，先生們！——不，我錯了，跳着嚷着的不過是一般青年人和小孩們罷了，先生們確實還保持着人類的莊嚴呢！

我和T君跟着許多人走直徑，從菜圃中穿到汽車路上。從人叢

中，我先看見了鮮明的刺刀，繼而灰色的帽，灰色的服裝。追上這排兵，看見了著黃帽黃衣，掛着指揮刀，緊着紅布的軍官們。

『是一個禿頭！是一個强壯的人！』T君伸長着頭頸，一面望着，一面這樣的叫着說。

『在那裏？在那裏？』我跑着往前看，只是看不見。

『那高高的，大概坐在馬上，或者有人挾着走罷，你看，赤着背，背上插着旗！——呵，雄赳赳的！……』

『唔，唔，禿頭，一個大好的頭顱！』我依稀的從近視鏡中望見了一點。

『二十年後又是一個好漢！』

忽然，在我們前後面跑的人都向左邊五六尺高的墓地跳了上去，我知道到了。

『這很好，殺了頭就葬下，看了殺，就躺下！來罷，來罷，朋友，到墳墓裏去！』我一面叫着T君，一面就往上跳。

『咦，咦，等我一等，不要背着我殺，不要辜負了我來看的盛意，不要掃我的興！』我焦急的暗禱着，因爲只是跳不上那五六尺高的地方。

『快來，快來！』T君已跳上，一面叫着，一面却跑着走了。

『咳，咳，爲了天下的第一件奇事，就爬罷，就如狗一樣的爬罷！』我沒法，便決計爬了。畢竟，做了狗便什麼事情都容易，這五六尺高並不須怎樣的用力，便爬上了。

大家都已一堆一堆的在墳尖上站住，我就跑到T君旁邊，拖着他的臂站下，說：

『要殺頭了！要殺頭了！』

「要殺頭了！要殺頭了！」T君和着說。

我的眼用力的睜着，光芒在四面游蕩，尋找着那禿頭。果然，那禿頭來了！赤着背，反綁着手，手上插着一面旗。一陣微風，旗兒「輕柔而美麗的」飄揚着。

一柄鮮明的大刀，在他的後面閃爍着。

『他哭嗎？他憂愁嗎？』我問T君說。

『沒有，——還憂愁什麼？』T君看了我一眼。

『壯哉！』

只見——只見那禿頭突然跪下，一個人拔去了他的旗子，刀光一閃，說時遲，那是快，只聽見「好！」的一聲，禿頭像皮球似的從頸上跳了起來，落在前面四五尺遠的草地上，鮮紅的血從空頸上噴射出來，有二三尺高，身體就突的往前撲倒了。

『呵，咳！呵，咳！……』我和T君戰慄的互抱着，彷彿我們的頸項上少了一件東西。

『不，不要這樣的膽怯，索性再看得仔細一點！』T君拖着我，要向那人羣圍着的地方去。

『算了罷，算了罷，』我釘住了脚。

於是T君獨自的跑去了。

『不錯，不錯，不要失了這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念頭一轉，也跑了過去。

人們圍着緊緊的，我不敢去擠，只伸長了頸子，站着脚尖，望了下去：有一雙靑白的脚，穿着白的布襪，黑的布鞋，並挺在地上，大腿上露着一角藍色的布褲。

『走，走！』有人恐怖的喝着，我嚇了一跳，拔起脚就跑。

回過頭去一看，見別人仍靜靜的站在那裏，我纔又轉了回去，暗暗埋怨着自己說，『這樣的膽怯！』

這時一個久爲風雨所侵染的如棺材似的東西，正向屍身上罩了下去，於是大家便都嚷着『去，去，』走了。

『呵，咳！呵，咳！』我和T君互抱着，離開了那裏，彷彿頸項上少了一件東西。

有一隻手，紅的手，拿着一團紅的繩子，在我們的眼前搖過。重撩落在我們的心上，我們的脚拖不動了，我們怕在墳墓裏，也怕離開墳墓，只是徐緩的搖着軟弱的腿。

『這人的本領眞好，祇是一刀！』有一個人站在墳尖上和一個年青的人談論着。

『的確，的確，這人的本領眞好，這樣的一刀痛快得很，不要一

分鐘，不要一秒鐘，不許你遲疑，不許你反悔，比忸忸怩怩的自殺好得多了。這樣的死法是何等的痛快，是何等的幸福呀！」我對T君說：

「而且光榮呢，有這許多人送終！」T君看了我一眼說

「不錯，我們從此可以驕傲了，我們的眼睛竟有看這樣光榮而幸福的事情的福氣！」我說。

「然而也是我們眼睛的恥辱哩！」T君說，拖着我走到汽車路上。

路的那一邊有幾間屋子，屋外圍着許多人，我們走近去一看：前面有一塊牌，牌上貼着一張大紙，上面橫書着「罪狀」二字，底下數行小字：

「查犯人王……向……今又當軍事緊急……冒充軍人，入縣署强

索款項……斬卻示衆！……』

『呵，他還與我同姓呢，T君！』我說。

『而且還和你一樣的强壯哩！』T君的眼光箭似的射在我的眼上。

我摸一摸自己的頭，驕傲的說，『我的頭還在我的頸項上呢！小心你自己的罷！』

T君也摸了一摸，驕傲的搖了一搖頭。

『彷彿記得許多書上，說從前殺頭須等聖旨，現在縣知事要殺人就殺人，大概是根據自由論罷。這眞是革命以後的進步！』我挽着T君的臂，緩緩的走着，說。

『從前殺頭要等到午時三刻，還要讓犯人的親戚來祭別，現在這些繁文都省免了，眞是直截了當！』T君說。

『眞眞感激湖南人，到湖南纔一月，就給我們看見了這樣希奇的一幕，在故鄉，連聽一聽關於殺頭的新聞也沒有福氣！』

『這就是革命發源地的特別文化！——哦，太陽看見這文化也羞怯了，你看！』T君用手指着天空。

西南角的慘淡的雲中羞怯的躲藏着太陽。

『看見這樣燦爛的湖南，誰敢不肅靜迴避！』

『呵，咳，怎麼呢？我走不動了！』T君靠着我站住了。

『是不是你的脚和他的一樣青白了？』我說。

『唔，唔，……』T君又勉强的走了。

『你們從什麼地方來？』一個湖南有名的音樂家在瀏陽門外碰到我們。

『看東洋景，——不，湖南景，殺人！』我們回答說。

『難過嗎？』

『哦，哦，……』

『回去做一個歌來，塡上譜子，唱！』他笑着說，走了過去。

『藝術家的殘忍？』T君說。

『這不算什麽，』我說，『我回去還要做一篇小說公之於世呢！』

『這什麽價錢？』路上擺着一擔柚子，我拿起一個問賣柚子的說。

『四個銅子。』

『眞便宜！湖南的柚子眞多，而且也眞好吃！買一二個罷？』我向T君說。

的確，柚子的味道眞好，又酸又甜，價錢又便宜。我和T君都喜歡吃酸的東西：今年因爲怕兵摘，所以種柚子的人家在未熟時就都摘

來出賣了，這未成熟的柚子酸得更利害，湊巧配我們南人的胃口，我們到湖南後第一件合意的就是這柚子，幾乎天天要吃一個。

『你說這便宜的東西像什麼？』T君拿起一個，右手丟起，左手接下，說，『又圓又光又便宜！』

呵，呵，這拋物線正如剛纔那顆禿頭落下去的樣子，我連忙放下自己手中的一個，拔起脚步就跑。

『湖南的柚子呀！湖南人的頭呀！』我和T君這樣的叫着跑回了學校。

『你還要吃飯，你的頭還在嗎？』吃晚飯時我看着T君說。

『你呢？留心那後面呵！一霎那——』

我們都吃不下飯去，彷彿飯中有一顆頭，帶着鮮紅的血。

『這在我們不算什麼，這裏差不多天天要殺人，況且今天祇殺了

一個！」坐在我們的對面一個人說。

「呵，原來如此，多謝你的指敎！」

「柚子呀，湖南的柚子呀！」T君歎息似的說。

「這樣便宜的湖南的柚子呀！」

自立

『我們的大門爲什麼不朝南開呢，孩子？東邊衖子的左邊有軒子，爲什麼西邊衖子的右邊沒有呢？……』記得兒時，父親就常常對我說了。

但這於我有什麼關係呢？在我，好像並不妨害我。朝河開着大門，彷彿使我得着好處不少：揑好了泥菩薩，兩手可以在河邊洗干淨了走進來，不至於被母親看出；河邊的船夫不在時，我可以和幾個孩子一起的跳下去，偷偷的划到河的中間去洗足……

『……後來我們太公的九十九畝田賣光了，又賣掉了西邊的軒子……』父親說。

……可惜九十九畝田不肯免得幾顆糖給我吃……

『我們西邊的街子要比東邊的窄許多……』今年父親偶然的對我們提及說。

『這爲什麼呢？』我好奇的問。

『這都是因爲上代太老實，所以被人侵佔得狹窄了——唔，這話我已經對你說過好幾次了，在你未出門之前。現今你大了，唐珊（註）又在這裏，我再講一遍，好讓你們牢牢的記着。』

這使我非常的喜歡。父親肯再講一遍給我聽，一定可以使我模糊的印象清楚起來。未來的人生之路是這樣的崎嶇，聽一聽過去的愚蠢或智慧的事實，或許可以增加我對於世界的瞭解的程度和自身的省察，不至於成一個新的守舊派的祖宗。

（註）唐珊在外地生長，這是第一次回家。

「請你講，父親，詳細一點。」我請求的說。

父親摸了一摸髭鬚，「唔」的響一聲，於是這件祖宗的事實又開始在我的腦中表演了。

「造這所屋子的太公，距今已有七八代了，現在要講的就是這位太公——但不是造我們這西邊幾間房子的太公，造我們這幾間房子的太公是這位太公的後代。我們這幾間房子是後造的。起初，這位太公很有錢，他買進了九十九畝田，還要造大屋。西街花牆的西邊現在是別人家的花園，起初也屬於我們這位太公。他原先的計劃是想造一所七間兩街，左右兩軒，前後兩進的大屋。花牆那邊的花園做西軒子，現在我們做廚房一帶的地方做後院子。後院子外，現在種芋艿的四分田造後進。前院子前，現在阿平住着的那裏開黃道牆門，直對祖堂。現在開大門的地方開小門。這所屋子如果能夠造成是非常整齊，非常

體面的。』父親說到這裏，停了一停，露出空虛的滿意的樣子，彷彿一所整齊的體面的屋子這時顯出在他的眼前似的。

『計劃好，課卜過，菩薩問過，地理先生看過，木匠，泥水匠，木行，磚瓦店都預先來接洽好了，擇了一個黃道吉日，請了土地菩薩便開始動工了。工程的開始，是先建築四面的圍牆。有一天圍牆築到沿河的一邊，來了一個太公的兄弟，這就是王大眼的太公，和我們的太公是一個祖父生的，他看見我們的太公正在那裏監督工程，便帶笑的說道：「阿弟，你把牆脚放得這樣出來，請我吃一點什麼東西？」我們的太公也笑着對他開玩笑說：「屎吃屎漱口！」「哦！」！好的，好的！」他笑着對我們的太公說，「我明天去告你一狀！」我們的太公平日同他是非常好的，他們兩人屢屢要說這一類的戲謔話，所以我們的太公便笑着答應他說，「告狀就告狀，阿哥！」於是他一面說，

「好的，好的，你等着！」一面走了。——他說我們的太公把牆脚放得這樣出來，到底有放出去沒有呢？牆外是什麼地方呢？沒有，一點也沒有放在不是自己的地方！牆外是一條大路，路外是河，也不是他自己的地方！他明明是對我們的太公開玩笑的，所以他還向我們的太公討東西吃，故意說出敲竹槓一類的話。他拿告狀來嚇我們的太公，這誰會怕他呢？誰相信他會去告狀呢？他和我們的太公是一個祖父生的，他的父親和我們太公的父親是一個母親生的，是嫡親的兄弟，他和我們的太公又是非常要好的兄弟，他不是惡棍，不是騙子，又不是瘋子，他會破壞我們太公的事業嗎？即使牆脚眞的有點放出去，他會阻礙我們的太公嗎？除非不是吃飯的人纔相信他！會去告狀！……」

父親講到這裏停了一停，看着我們，好像是在觀察顯在我們臉上的推測。同時也似乎是給我們對於人事的推測的餘暇。我對於這事的

未來，聽了父親的語氣加上兒時所餘剩在腦中的殘缺的印象，已得了一種大概。我轉過臉去看唐珊，唐珊正像孩子似的將一對眼睛開得又大又圓的望着父親，似乎純潔的心聽不出父親話內的意思，也想不出人類內心中所藏的秘密，只飢渴般的等候父親的繼續。

『第二天，』父親復繼續的講給我們聽，『王大眼的太公出去了。晚飯前，我們的太公在路上看見他繞回家。「你到那裏去了一天，阿哥？」我們的太公問他說。「鎮海城裏告狀！」他回答說。「哈哈，又來了！」我們的太公笑着說。「你不信嗎？」「不信！」「你且等候着！」他的臉上沒有一點笑容，說着走了。——笑容，這有什麼關係呢？許多人可以假裝出笑容，他不能假裝出不笑容嗎？誰能說有笑容的人，必存着好意，沒有笑容的人，必存着壞意？何況他是我們太公的兄弟！——好兄弟！

「第三天，我們的太公照常的親身在築牆處監督。他心中充滿了無限的喜悅，眼見得三個月，四個月後這整齊的，體面的一所大屋將巍然的站在他的面前，半年六個月後新屋的大門上，屋柱上貼着紅的紙，黑的字的對聯，放炮竹的放炮竹，敲鑼的敲鑼，擂鼓的擂鼓，屋中擠滿了穿長袍短馬褂的賓客和紅衣綠褲的小孩，他們都向他捧着拳頭說：「恭喜恭喜！」「好福氣，好福氣！」院子裏祖堂內擺滿了酒席，大家吃了一會，看見他走過去的時候都扯着他不讓他走：「我敬你三杯，阿哥！」「這樣體面的大屋已經造成了，田也買了不少了，吃吃用用已十二分的足夠，現在只祝你多福多壽，阿弟，你喝我二杯！」他不大會喝酒，這一天他喝得銘酊大醉了，花的天空上，花的地上都是接連的高樓大廈，人山人海的賓客向他捧着拳，提着滿滿的一杯又甜又熱的酒說着：「恭喜，恭喜！」「敬你一杯！」於是他站

在人羣中，緊緊的簇着他們，支持着自己，捧着拳，仰着頭，哈哈的笑着，一杯又一杯的喝……——「不好了，阿爹！縣裏來牌了！」忽然他的兒子跑上去扯着他的衣襟說，他突的吃了一驚。「做夢！沒有的事！」他想，竭力的睜自己的眼睛，眼睛原是開着的。「做夢，做夢！」他又用力的蹬了一脚，但是兒子依然站在他的面前，牽着他的衣襟。「是縣裏來的牌，阿伯告的狀，阿爹！」「胡說！」他假裝着發怒了，他知道自己沒有做夢，立在他面前的是他親生的兒子，他知道自己的耳朵沒有欺騙他，他聽見的是從自己兒子口中出來，但他不相信自己兒子的話是眞話，他相信是他撒謊，或是受了他的兄弟的騙，差到這裏來的。「是眞的，阿爹！一個穿黑袍帶高帽的人拿着一塊牌坐在我們的屋內，阿姆嚇得躲在後房流眼淚，要我來賊你回去呢！」他的十二歲兒子有點着急了，看見他父親不相信。「阿姆嚇得

流眼淚？」這有點使他心慌了。他想妻子流眼淚必沒有好事情，穿黑袍帶高帽的確是衙門裏差人的打扮，兒子的神情有點慌張，沒有笑容，不管眞的假的去看一看再說。他連忙同兒子回家了。——你們想一想，這是眞的嗎？」

父親問了我們這一句話，只等我們的回答，又不講了。

「阿爹從前講給我聽過，我還有點記得，且看唐珊的回答罷，」我說。

「我不相信是眞的！」唐珊回答說，「這一定是開玩笑！我活了這麼久並不曾聽到過這一類的眞的奇蹟。雖然寧波人的性質我現在還不十分的知道，但我相信寧波人也是人，決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哈哈哈，唐珊是一個太好的孩子！」父親笑着說。

「我沒有說對嗎，阿爹？」唐珊看着父親的臉問道。

『對的，對的，寧波人正如你所說的那樣好！』父親笑着回答她說。唐珊笑了，她的心似乎得了一層保障，平靜的，非常平靜的了。她看不出父親笑容中還雜着別一種神情。

『講，阿爹，快點把這件滑稽的巴戲講給我們聽！』她飢渴的要求父親講。

『滑稽的巴戲，是的，這是一件滑稽的巴戲！——我們太公回到家裏一看，坐在他屋裏的果然是一個衙門裏的差人！……』

『假扮的，一定是假扮的！』唐珊大聲的插入說，她顯出很快樂的樣子，以爲這一個迷被他首先猜着了。

『眞的！……』父親認眞的說。

『不信！不信！世界上沒有這樣的事情！也沒有這樣的人！』唐珊着急了，她以爲父親哄她。

『又來了！我哄你做什麼？』父親更認眞的說，臉上沒有一點笑容。『世界並不如你腦中的世界一般的美麗，人類的心也並不如人類的臉色一般的和善！你記着，孩子！這是眞有的事情，凡我們這一太公的後代都曉得，並不是阿爹撒謊！……』

唐珊的腦袋彷彿受了一擊，她的心忽然落在冰窖裏了。呆着，她祇是眼睛睜得又大又圓的望着父親。

『王大眼的太公告了我們太公的狀是眞的。縣裏的差人是奉命來喊我們太公和王大眼的太公到案。我們的太公對於萬事都很達觀，他並不憂愁，恐怖或怨恨王大眼的太公。他立刻便泰然的，謙和的和王大眼的太公一同往縣裏去了。王大眼的太公一路上對我們的太公也很客氣，仍和平時一樣的談着別的事情，在渡船裏，他們都爭出渡船錢——那時是三文錢一渡——我們的太公說我來，他說他來。旁人看了

都說他們好，却並不知道骨子裏面的情誼這時已結了冰了。

「官司審了一堂又一堂，縣官只是不肯了結。王大眼的太公沒有一個錢，他預先對縣官說好，官司打到我們太公的九十九畝田完了爲止。及結案時果然我們太公輸了。不單賣完了九十九畝田，用盡了現錢，而且把大屋的一半基地也賣掉了。——這就是從我們住着的幾間起，到花牆那邊的花園止。我們這幾間和西弄是後來太公的兒子贖轉地來另造的。花牆那邊的花園起先本打算蓋軒子的，他們不肯給我們贖，所以我們太公的屋一直到現在還祇到西邊花牆爲止。看了我們後牆外的四分芋艿田不在西弄後爲止，還伸到花牆那邊的屋後就知道。大門所以不朝南開是聽那時地理先生的話，據他說沒有軒子，大門朝南不大好，應該朝東的。我——」

「那末王大眼的太公打贏了官司，得到多少錢？」因灰心而呆望

着的唐珊忽然插入問父親說。

『多少錢？』父親說，『他有好處嗎？他忽而從家裏跑到縣裏忽而從縣裏跑到家裏，兩條腿跑得不要跑，渡船錢化了不要化，我們太公的一個破銅錢也沒有到他的手中！袋袋裝得飽飽的是縣官！』

『哦，哦！』唐珊露出一點得意的樣子。『現在王大眼發了財沒有呢？』

『發財！發是發了，只是發得連祖宗堂也沒有了！王大眼並非現在還活着，他大約比我高一輩，他的下代祇有一個人了，現在不曉得在那裏做工。這未嘗不是對他們祖宗的報應。我們太公雖然被他弄得這樣，但現在有數十家的後代了。』

『哈哈哈！』唐珊笑了。『奇蹟，這是希有的奇蹟！』

『你以為兄弟吃官司是希有的奇蹟嗎？』我問唐珊說，『奇蹟雖

然是奇蹟，只是說「希有」未免太樂觀了！」

「難道所有的甯波人都是這樣嗎？」她抗議似的問我。

「哈哈哈！豈敢，豈敢！」我笑着回答說，「甯波是禮義之邦，君子之國，祖傳奇蹟，外來文明，阿哥安敢侮辱！」

「難道你在外地不曾聽見過這一類的奇蹟嗎？」父親問唐珊說。

「你以爲到處都如此嗎，阿爹？」她以問話回答父親說，臉上現出失望的樣子。

「兄弟相爭並不算壞事，」唐珊，這正與現今你們學校裏所講「不競爭不進化」一樣，不如此，人類或許要倒退呢！」父親回對唐珊說。

「是的，是的，阿爹的話不錯。唐珊！」我說，「兄弟背棄亦即是求「自立」之道，現今人類皆崇尙「自立」，能全世界都如此，倒

是極可樂觀呢！……」

許是不至於罷

一

有誰願意知道王阿虞財主的情形嗎？——請聽鄉下老婆婆的話：

「啊唷，阿毛，王阿虞的家產足有二十萬了！王家橋河東的那所住屋眞好呵！圍牆又高屋又大，東邊軒子，西邊軒子，前進後進，前院後院，前樓後樓，前街後街密密的連着，數不淸有幾間房子！左灣右灣，前轉後轉，像我這樣年紀的老太婆走進去了，還能鑽得出來嗎？這所屋眞好，阿毛！他屋裏的椽子板壁不像我們的椽子板壁，他的椽子板壁都是紅油油得血紅的！石板不像我們這里的高高低低，屋柱要比我們的大一倍！屋簷非常闊，雨天來去不會淋到雨！每一間房

裏都有一個自鳴鐘，桌子椅子是花梨木做的多，上面都罩着絨的布！這樣的房子，我不想多，只要你能造三五間給我做婆婆的住一住，阿毛，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他的錢那里來的呢？這自然是運氣好，開店賺出來的！你看，他現在在小碶頭開了幾爿店：一爿米店，一爿木行，一爿磚瓦店，一個磚瓦廠。除了這自己開的幾爿店外，小碶頭的幾爿大店，如可富綢緞店，開成南貨店，新時昌醬油店都有他的股份。——新開張的仁生堂藥店，文記紙號，一定也有他的股份！這爿店年年賺錢，去年更好，聽說賺了二萬，——有些人說是五萬！他店裏的伙計都有六十元以上的花紅，沒有一個不眉笑目舞，一個姓陳的學徒，也分到五十元！今年許多大老板紛紛向王阿虞荐人，上等的職司插不進，都要荐學徒給他。隔壁阿蘭嫂是他嫡堂的嫂嫂，要荐一個表姪去做他店裏的學徒，

說是祇肯答應她「下年」呢！啊，阿毛，你若是早幾年在他店裏做學徒，現在也可以賺大銅錢了！小楔頭離家又近，一杯熱茶時辰就可走到，那一天我要斷氣了，你還可以奔了來送終！……

「錢可通神」，是的確的，阿毛，王阿虞沒有讀過幾年書，他能不能寫信還說不定，一班有名的讀書人却和他要好起來了！例如小楔頭的自治會長周伯謀，從前在縣衙門做過師爺的顧阿林那些人，不是容易奉承得上的。你將來若是也能發財，阿毛，這些人和你相交起來，我做婆婆的也可以揚眉吐氣，不會再像現在的被人家欺侮了！……」

二

歡樂把微笑送到財主王阿虞的唇邊，使他的腦中湧出無邊的滿足：

「難道二十萬的家產還說少嗎？一縣能有幾個二十萬的財主？哈

哈！丁旺，財旺，是最要緊的事情，我，都有了！四個兒子雖不算多，却也不算少。假若他們將來也像我這樣的不會生兒子，四四也有十六個！十六再用四乘，我便有六十四個的曾孫子！四六二百四十，四四十六，二百四十加十六，我有二百五十六個玄孫！哈哈！……玄孫自然不是我可以看見的，曾孫，却有點說不定。像現在這樣的鮮健，誰能說我不能活到八九十歲呢？其實沒有看見曾孫也並沒有什麼要緊，能夠看見這四個兒子統統有了一個二個的小孩也算好福氣了，哈哈，現在大兒子已有一個小孩，二媳婦懷了姙，過幾天可以娶來的三媳婦如果再生得早，二年後娶四媳婦，三年後四個兒子便都有孩子了！哈哈，這有什麼難嗎？……

有了錢，做人眞容易！從前阿姆對我說，她窮的時候受盡人家多少欺侮，一舉一動不容說都須十分的小心，就是在自己的屋內和自己

的人講話也不能過於隨便！我現在走出去，誰不嘻嘻的喊我「阿叔」「阿伯」？非常恭敬的對着我？許多的糾紛爭鬭，沒有價值的人去說得喉嚨破也不能排解，我走去只說一句話便可了事！哈哈！……

王家橋借錢的人這樣多，眞弄得我爲難！眞是窮的倒也罷了，無奈他們借了錢多是吃得好好，穿得好好的去假充闊老！也罷，這畢竟是少數，又是自己族內人，我不妨手頭寬鬆一點，同他們發生一點好感。……

哈哈，三兒的婚期近了，二十五，初五，初十，只有十五天了！忙是要一天比一天忙了，但是現在已經可以說都已預備齊全。新床，新橱，新桌，新櫈，四個月前都已漆好，房子裏面的一切東西，前天亦已擺放的妥貼，各種事情都有人來代我排佈，我只要稍微指點一下就夠了。三兒，他做我的兒子眞快活，不要他擔，不要他扛，只要到

了時辰拖着長袍拜堂！哈哈！……』

突然，財主臉上的笑容隱沒了。憂慮帶着縐紋侵佔到他的眉旁，使他的腦中充滿了雷雨期中的黑雲：

『上海還正在開戰，從衢州退到寧波的軍隊說是要獨立，不管他誰勝誰輸，都是不得了的事！敗兵，土匪，加上鄉間的流氓！無論他文來武來，架我，架妻子，架兒子或媳婦，這二十萬的家產總要弄得一禿精光的了！咳咳！……命，而且性命有沒有還難預料！如果他捉住我，要一萬就給他一萬，要十萬就給他十萬，他肯放我倒也還好，祇怕那種人殺人慣了沒有良心，拿到錢就是砰的一鎗怎麼辦？……哦，不要緊！躲到警察所去，聽到風頭不好便早一天去躲着！——阿呀，不好！擾亂的時候，警察變了強盜怎麼辦？……寧波的銀行裏去？——銀行更要被搶！上海的租界去？路上不太平！……呵，怎麼

辦呢？——或者，菩薩會保佑我的？……」

三

九月初十的吉期差三天了，財主的大屋門口來去進出的人如餴一般的多，如梭一般的忙。大屋內的各處柱上都貼着紅的對聯，有幾間門旁貼着「局房」，「庫房」等等的紅條。院子的上面，搭着雪白的帳蓬，蓬的下面結着紅色的彩球。玻璃的花燈，分出許多大小方圓的種類，挂滿了堂內堂外，軒內軒外，以及走廊等處。凡是財主的親戚都已先後於吉期一星期前全、家老小的來了。幫忙時幫忙，沒有忙可幫時他們便凑上四人這里一桌，那裏一桌的打牌。全屋如要崩倒似的噪鬧，淸靜連在夜深也不敢來窺視了。

財主的心中深深的藏着隱憂，臉上裝出微笑。他在喧嘩中不時沉思着。所有的嫁妝已破例的於一星期前分三次用船祕密接來，這一層

可以不必擔憂。現在只怕人手繁雜，盜賊混入和花轎擡到半途，新娘子被土匪刧去。上海戰爭得這樣利害，甯波獨立的風聲又緊，前幾天鎮海關外都說有四隻兵艦示威。那里的人每天有不少搬到鄉間來。但是這里的鄉間比不來別處，這里離鎮海祇有二十四里！如果海軍在柴橋上陸去掛甯波或鎮海之背，那這里便要變成戰場了！

吉期越近，財主的心越慌了。他叮囑總管一切簡省，不要力求熱鬧。從小碶頭，他又借來了幾個警察。他在白天假裝着鎮靜，在夜裏睡不熟覺。別人嘴裏雖說他眼脞是因爲忙碌的緣故，其實心裏何嘗不曉得他是爲的擔憂。

遠近的賀禮大半都於前一天送來。許多賀客因爲他是財主，恐怕賀禮過輕了難看，都加倍的送。例如划船的阿本，他也借凑了一點去送了四角。

王家橋雖然是在山內，人家號牠為「鄉下」，可是人烟稠密得像一個小鎮。幾條大小路多在屋街裏穿過。如果細細的計算一下，至少也有五六百人家。（他們都是一些善人，男女老幼在百忙中也唸「阿彌陀佛」。）這裏面，沒有送賀禮的大約還沒有五十家，他們都想和財主要好。

吉期前一天晚上，喜筵開始了。這一餐叫做「殺猪飯」，因為第二日五更敬神的猪羊須在那晚殺好。照規矩，這一餐是祇給自己最親的族內和辦事人吃的，但是因為財主有錢，菜又好，桌數又備得多，遠近的人多來吃了。

在那晚，財主的耳膜快被「恭喜」撞破了，雖然他還不大出去招呼！

第二天，財主的心的負擔更沉重了。他夜裏做了一個惡夢：一個

穿綢袍的不相識的先生坐着轎子來會他。他一走出去那個不相識者便和轎夫把他拖入轎內，飛也似的擡着他走了。他知道這就是所謂土匪架人，他又知道，他是做不得聲的，他只在轎內縮做一團的坐着。跑了一會，彷彿跑到山上了。那土匪仍不肯放，只是滿山的亂跑。他知道這是要混亂追者的眼目，使他們找不到盜窟。忽然，轎子在巖石上一撞，他和轎子就從山上滾了下去……他醒了。

他醒來不久，大約五更，便起來穿帶着帶了兒子拜祖先了。他非常誠心的懇切的——甚至眼淚往肚裏流了——祈求祖先保佑他平安。他多拜了八拜。

早上的一餐酒席叫「享先飯」，也是祇給最親的族內人和辦事人吃的，這一餐沒有外客來吃。

中午的一餐是「正席」，遠近的賀客都紛紛於十一時前來到了。

花轎已於九時前擡去接新娘子，財主暗地裏揑着一把汗。賀客塡滿了這樣大的一所屋子，他不敢在人羣中多坐多立。十一點多，正席開始了。近處住着的人家聽見大屋內在奏樂，許多小孩子多從隔河的跑了過去，或在隔河的望着。有幾家婦女可以在屋上望見大屋的便預備了一個梯子，不時的爬上去望一望，把自己的男孩子放在到屋上去，自己和女孩站在梯子上。他們都知道花轎將於散席前來到，他們又相信財主家的花轎和別人家的不同，財主家的新娘子的鋪陳（註）比別人家的多，財主家的一切花樣和別人家的不同，所以他們必須擴一擴眼界。

喜酒開始了一會，財主走了出來向大衆道謝，賀客們都站了起

（註）鋪陳係嫁妝之一，卽棉被枕頭等物。寧波人多以別的嫁妝先婚期一二天擡去，鋪陳則隨花轎擡去。

來：對他恭喜，而且扯着他要他喝敬酒。——這裏面最慇懃的是他的本村人。——他推辭不掉，便高聲的對大衆說：『我不會喝酒，但是諸位先生的盛意使我不敢固拒，我只好對大家喝三杯了！』於是他滿滿的喝了三杯，走了。

賀客們都非常的高與，大聲的在那里猜拳，行令，他們看見財主便是羨慕他的福氣，尊敬他的忠實，和氣。王家橋的賀客們，臉上都露出一種驕傲似的光榮，他們不時的稱讚財主，又不時驕傲的說，王家橋有了這樣的一個財主。他們提到財主，便在『財主』上加上『我們的』三字，『我們的財主！』表示財主是他們王家橋的人！

但是憂慮鎖住了財主的心，不讓牠和外面的喜氣稍稍接觸一下。他擔憂着路上的花轎，他時時刻刻看壁上的鐘，而且不時的問總管先生轎子快到了沒有。十一點四十分，五十分，十二點，鐘上的指針迅

速的移了過去，財主的心愈加慌了。他不敢把自己所憂慮的事情和一個親信的人講，他恐怕自己的憂慮是空的，而且出了口反不利。

十二點半，婦人和孩子們散席了，花轎還沒有來。賀客們都說這次的花轎算是到得遲了，一些老婆婆不喜歡看新娘子，手中提了一包花生，橘子，蛋片，肉圓等物先走了。孩子們都在大門外遊戲，花轎來時他們便可以先望到。

十二點五十五分了；花轎還沒有來！財主問花轎的次數更多了，「爲什麼還不到呢？爲什麼呢？」他微露焦急的樣子不時的說。

鐘聲突然敲了一下。

長針迅速的移到了一點十五分。賀客統統散了席，紛紛的走了許多。

他想派一個人去看一看，但是他不敢出口。

壁上時鐘的長針尖直指地上了，花轎仍然沒有來。

『今天的花轎眞遲！』辦事人都心焦起來。

長針到了四十分。

財主的心突突的跳着：搶有錢人家的新娘子去，從前不是沒有聽見過。

忽然，他聽見一陣喧嘩聲，——他突然站了起來。

『花轎到了！花轎到了！』他聽見門外的孩子們大聲的喊着。

於是微笑飛到了他的臉上，他的心的重擔除掉了。

門外放了三個大紙炮，無數的鞭炮，花轎便進了門。

站在梯子上的婦女和在別處看望着的人都看見擡進去的祇有一頂顏色不鮮明的，形式不時新的舊花轎，沒有鋪陳，也沒有吹手，花轎前祇有兩盞大燈籠。於是他們都明白了財主的用意，記起了幾天前

晚上在大屋的河邊繫着的幾隻有篷的大船，他們都佩服財主的措施。

四

是黑暗的世界。風在四處巡游，低聲的打着呼哨。屋子懼怯的屏了息，斂了光伏着。岸上的樹戰慄着；不時發出低微的凄涼的嘆息，河中的水慌張的擁擠着，帶着一種幾乎聽不見的嗚咽。一切，地球上的一切彷彿往下的，往下的沉了下去。……

突然一種慌亂的鑼聲被風吹遍了村上的各處，驚醒了人們的歡樂的夢，憂鬱的夢，悲哀的夢，駭怖的夢，以及一切的夢。

王家橋的人都在矇矓中驚愕的翻起身來。

「亂鑼！火！火！……」

「是什麼銅鑼？大的，小的？」

「大的！是住家銅鑼！火在屋前屋後！水龍銅鑼還沒有敲！——

快！」

王家橋的人慌張的起了床，他們都怕火在自己的屋前屋後。一些婦女孩子帶了未盡的夢，瘋子似的從床上跳了下來，發着抖，衣服也不穿。他們開了門出去四面的望屋前屋後的紅光。——但是沒有，沒有紅光！屋上的天墨一般的黑。

細聽聲音，他們知道是在財主王阿虞屋的那一帶。但是那邊也沒有紅光。

自然，這不是更鑼，不是喜鑼，也不是喪鑼，一聽了接連而慌張的鑼聲，王家橋的三歲小孩也知道。

他們連忙倒退轉來，關上了門。在房內，他們屏息的聽着。

『這鑼不是報火！』他們都曉得。『這一定是那一家被搶劫！』

並非報火報搶的鑼有大小的分別，或敲法的不同，這是經驗和揣

想告訴他們的。他們看不見火光，聽不見大路上的脚步聲，也聽不見街上的水龍銅鑼來接。

那末，到底是那一家被搶呢？不消說他們立刻知道是財主王阿虎的家了。試想：有什麼愚蠢的强盜會不搶財主去搶窮主嗎？

『强盜是最貧苦的人，財主的錢給强盜搶些去是好的，』他們有這種思想嗎？沒有！他們恨强盜，他們怕强盜，一百個裏面九十九個半要想做財主。那末他們爲什麼不去驅逐强盜呢？甚至連大家不集合起來大聲的恐嚇强盜呢？他們和財主有什麼寃恨嗎？沒有！他們尊敬財主，他們中有不必向財主借錢的人，也都和財主要好！他們祇是保守着一個原則：『管自己！』

鑼聲約莫響了五分鐘之久停止了。

風在各處巡遊，路上靜靜的沒有一個人走動。屋中多透出幾許燈

光，但是屋中人都像沉睡着的一般。

半點鐘之後，財主的屋門外有一盞燈籠，一個四五十歲的木匠——他是財主最親的族內人——和一個相等年紀的粗做女工——她是財主屋旁的小屋中的鄰居——隔着門在問門內的管門人：

「去了嗎？」

「去了。」

「幾個人？」

「一個。是賊！」

「哦，哦！偷去什麼東西？」

「七八隻皮箱。」

「貴重嗎？」

「還好。要你們半夜到這里來，眞眞對不起！」

「笑話，笑話！明天再見罷！」

「對不起，對不起！」

這兩人回去之後，路上又沉寂了。數分鐘後，前後屋中的火光都消滅了。

於是黑暗又繼續的統治了這世界，風仍在四處獨自的巡遊，低聲的打着呼哨。

五

第二天，財主失竊後的第一天，曙光纔從東邊射出來的時候，有許多人向財主的屋內先後的走了進去。

他們，都是財主的本村人，和財主很要好。他們痛恨盜賊，他們都代財主可惜，他們沒有吃過早飯僅僅的洗了臉便從財主的屋前屋後走了出來。他們這次去並不是想去吃財主的早飯，他們沒有這希望，

他們是，去『慰問』財主——僅僅的慰問一下。

『昨晚受驚了，阿哥。』

『沒有什麼。』財主泰然的回答說

『這眞眞想不到！——我們昨夜以爲是那里起了火，起來一看，四面沒有火光，過一會鑼也不敲了，我們猜想火沒有穿屋，當時救滅了，我們就睡了。……』

『哦，哦！……』財主笑着說。

『我們也是這樣想！』別一個人插入說。

『我們倒疑是搶刼，只是想不到是你的家裏……』又一個人說。

『是哪，銅鑼多敲幾下，我們也許聽清楚了。……』又一個人說。

『眞是，——祇敲一會兒。我們又都是朦朦朧朧的。』又一個人

說。

『如果聽出是你家裏敲亂鑼，我們早就拿着扁擔，鬥鬥來了。』又一個人說。

『哦，哦！哈哈！』財主笑着說，表示感謝的樣子。

『這還會不來！』王家橋的男子又多！』又一個人說。

『我們也來的！』又是一個。

『自然，我們不會看着的！』又是一個。

『一二十個强盜也抵不住我們許多人！』又是一個。

『只是夜深了，未免太對不住大家！——哦，昨夜也夠驚擾你們了，害得你們睡不熟，現在又要你們走過來，眞眞對不起！』財主對大衆道謝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大家都齊聲的回答。

『昨夜到底有幾個强盜？』一個人問。

『一個。不是强盜，是賊！』

『呀，還是賊嗎？偷去什麽？』

『偷去八隻皮箱。』

『是誰的？新娘子的？』

『不是。是老房的，我的先妻的。』

『貴重不貴重？』

『還好，只値一二百元。』

『是怎樣走進來的，請你詳細講給我們聽聽。』

『好的，』於是財主便開始敍述昨夜的事情了。『半夜裏，我正睡得很熟的時候，我的妻子把我推醒了。他輕輕的說要我仔細聽。於是我聽見後房有脚步聲，移箱子聲。我怕，我不知道是賊，我總以爲

是強盜。我們兩人聽了許久不敢做聲，過了半點鐘，我聽見沒有撬門聲，知道並不想到我的房裏來，也不見有燈光，纔猜到是賊，於是聽到賊拿東西出去時，我們立刻翻起身來，拿了床底下的銅鑼，狠命的敲，一面緊緊的推着房門。這樣，屋內的人都起來了，賊也走了。賊是用竹竿爬進來的，這竹竿還在院子內。大約他進了牆，便把東邊的門開開，又把園內的籬笆門開開，留好了出路。他起初是想偷新娘子的東西。他在新房的窗子旁的板壁上撬了一個大大的洞，但是因爲裏面釘着洋鐵，他沒有法子想，到我的後房來了。湊巧衛堂門沒有關，於是他走到後房門口，把門撬了開來。……」

這時來了幾個人，告訴他離開五六百步遠的一個墓地中，遺棄着幾只空箱子。小硯頭來了十幾個警察和一個所長。於是這些慰問的人都退了出來。財主作揖打恭的比以前還客氣，直送他們到大門外。慰

門的客越來越多了。除了王家橋外，遠處也有許多人來。

下午，在人客緊雜間，來了一個新聞記者，這個新聞記者是甯波S報的特約通訊員，他在小樑頭的一個小學校當敎員。財主照前的詳細講給他聽。

「那末，先生對於本村人，就是說對於王家橋人，滿意不滿意，他們昨夜聽見鑼聲不來援助你？」新聞記者聽了財主的詳細的敘述以後，問。

「沒有什麽不滿意。他們雖然沒有來援助我，但是他們現在並不來破壞我。失竊是小事。」財主回答說。

「唔，唔！」新聞記者說，「現今，外地有一班講共產主義者都說富翁的錢都是從窮人手中剝奪去的，他們都主張搶回富翁的錢，他們說這是眞理，先生，你聽見過嗎？」

『哦哦！這，我沒有聽見過。』

『現在有些人很不滿意你們本村人坐視不助，但照鄙人推測，恐怕他們都是和共產黨有聯絡的。鄙人到此不久，不識此地人情，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這絕對沒有的事情？』財主決然的回答說。

『有些人又以為本村人對於有錢可借有勢可靠的財主尚不肯幫助，對於無錢無勢的人家一定要更進一步而至於欺侮了。——但不知他們對於一般無錢無勢的人怎麼樣？先生係本地人必所深識，請勿厭囉嗦，給我一個最後的回答。』

『唔，唔，本村人許是不至於罷！』財主想了一會，微笑的回答說。於是新聞記者便興辭的退了出來。

慰問的客踏穿了財主的門限，直至三日五日後，尚有不少的人在

財主的屋中進出。聽說一禮拜後，財主吃了一斤十全大補丸。

阿卓獃子

阿卓獃子——這是爲傳家鎭上男女老幼所歡迎的一個漢子的名字。「阿卓」與「獃子」本來毫不相干，爲什麽現在竟發生了這樣親密的關係，前後膠一般的粘着？這，——讀者必定知道——自然是阿卓不知道和聰明人爲伍的緣故。

阿卓獃子今年湊巧三十歲，正是一個眞正的漢子。他自被人稱爲「阿卓獃子」以來，屈指已有六年了。這六年中，傳家鎭上增加了八分的生氣，家家戶戶的歡樂溢出了門庭。老頭子，那些瞎了眼跛了足，臉上起了無數的波紋的老頭子，和那些肥肥的，圓圓的，大肚子的，閒散的富家翁都有所事事了。他們喫過飯，洗了臉，每日照例的

都要到鎮頭的水龍局門口和益泰南貨店的櫃臺外望望。碰着了，他們不說客氣話，只說今天天氣好，天氣壞，你到那裏去不去，什麼東西貴不貴等等的話。漸漸人多了，自有一個人會偶然的提到阿卓獃子的健康。這樣，他們的談笑就開始了。孩子門，十六歲以下的，不待他們開始，早就偷偷的各自從家裏溜了出來，穿着好衣服的站在益泰店門外，穿壞的站在水龍局遠一點的地方，仰着頭聽着了。回去時，這些孩子並不會常常得到責罰，若是媽媽不高興似的說，「明天不要去！」他們便開始講阿卓的新聞。這樣，就是足不出戶的管家太太們在開坐時，也不必焦了。

阿卓獃子的新生活開始，——據他們說——是在民國八年，歲次己未，夏歷三月二十四的那一天早上。傳家鎮地濱東海，算是溫帶之區，三月下浣，正是春夏交替之際，不穿單衣也該穿夾衣，不穿夾衣

也該穿棉衣，而我們的阿卓却穿了一件小棉襖，一件皮袍子，帶了一頂絨帽，踉踉蹌蹌的在街上走過，連連的大笑三聲。『阿卓瘋了！』『阿卓失心了！』『阿卓變成獃子了！』鎮上的人，無論男女老幼都停了工作和嬉戲，奔了出來看阿卓，口裏都這樣的喊着。『打他一下！看他是不是瘋了！』一個老頭子出了這個主意。『打他一下？他讓你打？你去打罷！我是敬謝不敏的！』一個年青的人回答說。『我也不敏！』美生紙店的老板說。『就是我，……我……我也何……嘗敏呢！』仁才水菓舖的管賬是一個口喫者。『什麼美不美！又不是偷老婆！我來……』豐和肉店的一個殺猪的說，追上去，就在阿卓的背上一拳！『唉！』阿卓吃驚的喊了出來，站住脚，轉過頭來，圓睜着眼，咬緊牙齒。『走開，走開！他會咬人！』看的人吃了一嚇，退後幾步。『我打的！』那個殺猪的大聲的吆喊着，也圓睜着眼，立着不

動。『哈，哈，哈！』阿卓高興的大笑了三聲，回過頭去走了。『那末，我也來打一下！』美生紙店的老板說，趕上去，在阿卓背上就是一拳。『哈，哈，哈！』阿卓看也不看的笑着走了。『難道……道……我打不來……來的嗎？』仁才水菓舖的管賬也是追上去一拳。『我來跌他一脚！』一個年青的人說，趕上幾步，便是一脚。『哈，哈，哈！哈，哈，哈！』阿卓不覺得背上腿上受了敬禮似的，依然走他的路。『這個傢伙，我推他一下！』『我便擠他一擠！』『慢點，我要扯他一扯！』——這樣，我們的阿卓便成了人中之王了。這個王，誰都要去瞻仰瞻仰，他可以消人之愁，解人之憂，若能碰着他，即使祇是微微的碰他一下，怕也便福壽無量哩！

阿卓獃子自那次哈哈大笑以後，幾無日不大笑，有時甚至連眼淚都笑得直流。記得有一次他的主人，——阿卓獃子現在是在給鎮上一

倘農家牧牛羊——不知道爲了一點什麽，拿着皮鞭要打他的時候，他不求饒恕，也不逃避，反而哈哈的笑着伏倒在地上，任他的主人打。直到他主人打得厭煩了，丟了皮鞭走了許久，他還在那裏伏着笑。

有一次，當他在喫飯的時候，走來了一個人，他送給阿卓獃子一碗灰。他說，『阿卓，我們聽見長老會的牧師講，他們的牧師祖宗什麽聖法郎西厭飯的味道不好，曾用灰拌着吃過，我想現在你的主人給你吃這樣壞的菜，怎樣吃得下去，特爲你拿來了一碗灰給你拌飯吃，你且嘗一嘗這味道。』『哦！哈，哈，哈！』阿卓獃子這樣的說，表示他的喜歡和謝意，一手便把灰碗覆在自己的飯碗上。『好不好呢？哈哈哈！』那個人問。『好的，好的！哈哈哈！』阿卓獃子一面回答着，一面龍呑虎嚥的不一會把那一碗灰拌飯喫完了。『好吧？哈，哈，哈！』『好的，哈，哈，哈！』『哈，哈，哈！……』

阿卓獃子的肉和阿卓獃子自己彷彿風馬牛不相及似的，這其間的關係遠不如「阿卓」與「獃子」，實在是很可驚駭的事。洋書，他既未讀過；長老會，平常也未曾去過一次；以前雖然讀過四書五經，但據他的同學說，阿彌陀佛的佛書他向來看不懂。到底這種重靈輕肉的思想從那裏吸收過來，却也不易考據。說他帶着古基督教或佛教的色彩又不盡然，女色既要細看，魚肉也不推辭。自然派的什麼老子，莊子——據他們說——是否也是如此的獃，要打聽得仔細，又是困難。——沒法，我們且待阿卓獃子自己來回答，到底他的腦中蘊藏着什麼一類的哲學思想。

十年以前的阿卓獃子，傳家鎮上的人看見他都行半彎腰式的點頭禮，不喊他阿卓叔，阿卓哥，都喊他卓生叔，卓生哥，就是長輩看見他，也有幾句話問問他的起居。他承有父親的十二萬遺產和從這十

二萬而來的尊敬與名譽。凡鎮上有什麽爭鬧難解之事，都請他去講，——這「講」字，在傳家鎮當「評」字用——只要他一句話，大家就心願意服的聽從。若是誰被人欺侮了，或者他自己說受人欺侮了，便到卓生先生的家裏去，只要在裏面坐半點鐘之久，外面的人知道了定說卓生先生在款待他，一傳十，十傳百的傳到對面，——和他不好的人家——對面就連頭也縮進了，阿廷木匠司務隔壁的阿霖嬸家裏有一天來了一個强討飯的，把肩上的討飯袋用力往桌上一摔，用鐵鏈敲着門說：『喂！一年三百六十日，春不來，秋不來，過年要給我一大袋！』讀者知道，這傢伙實在不好辦，又長又粗的鐵鏈，三頭六臂也當不起一擊。何況阿霖嬸是一個「女人媽媽」的寡婦？幸虧她的運氣好，正在這當兒，她瞥見遠遠的來了我們的卓生先生。——阿霖嬸家的圍牆是竹做的——阿霖嬸不慌不忙的對强討飯的說，『請你稍等一

等。』「等到卓生先生將走到門口的時候，她就喊一聲「卓生叔，請進來喝盃茶哪！」卓生叔回答她說，「好的，明後天待我得閒一點罷！」忽然那强討飯的便收起鐵鏈說，「快一點，婆婆，不管多少！」

「唔，唔，」阿霖嬸笑着說，「一酒杯太少了，我給你一茶杯的米！」於是那强討飯的就千謝萬謝的迅速地走了。

卓生先生在十年以前是，年少英俊，氣蓋一世，大有一拳打破此世界，重新創造之之概，十二萬的遺產，不出六年便按着「滄海桑田」的古典在他的手中烟流雲散。他是否採取了近今新進的熱烈的革命家的手段，「要創造，非先澈底破壞不可，」他並沒有對人家說過。二十歲至二十二歲，是他最狂熱的時期，挾着巨資，牽着佳人，帶酒遍遊名山大水。後一年棄却遨遊，但往來於烟花叢中。再一年便入於沉悶時期，蟄居家中，與酒爲友。他父親——母親早沒——歸天

時遺留給他的只有十二萬的家產，除了數個僕人，沒有陪伴他的親人。他於父親死後一年——他正二十歲——化了四百元的聘金，千二百元的聘禮，四千幾百元的酒席等費，娶來了一個十八歲的姑娘。不幸結婚不滿三年，妻子便因病去世。隨後他感覺得寂寞時便找烟花間的女人來作伴。自從二十四歲開始蟄居以來，和他作伴的人又換了一班，凡鎮上讀書好飲之士，多出入其門。那時他的舉動就已有點古怪，喝起酒來，每每不用酒杯，但將酒壺的嘴湊在自己的嘴上，連連的喝。他喝酒時間沒有一定，但想喝酒便喝酒，有時不及預備下酒的菜，便賊人到街上買五六塊豆腐乾，三四個銅子的花生米，不夠再買，買了再喝。有人陪他喝也好，獨自喝也好，每次總要喝得酩酊大醉。醉時往往唱「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夫遑遑欲何之？」等句，忽而高忽而低，

忽而清楚，忽而模糊，有時還唱「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喝醉了酒，若沒有人來扶他到牀上去，便倒在坐椅上或地板上昏昏的睡熟了。有一天早上，有人發見他伏在桌子下的地板上，鼻息呼呼的響着如牛鳴一般，兩手枕着臉，一隻脚放在椅子的底下，一隻脚彎屈着，嘴中有唾沫似的東西流着，膝蓋下，有一大堆嘔出來的東西，裏面還夾雜着幾粒半消化的花生米，酒氣迷漫了一屋，令人不能走近。桌子上擺着兩隻酒壺，一隻壺蓋在地上，一只在桌上花生米的皮堆裏，一只壺在桌上倒覆着，一隻橫躺着，桌上還丟着幾張包花生米的紙和二塊半豆腐乾，十幾個銅子。喊他半晌不應，人家就去推他，誰知推了許久，他纔「呀」的答應了一聲，轉了一身，但又轉過去恢復了原狀。這樣的被那人推扯了幾次，最後他却「哎哎」的嘔吐了。吐完了，臉伏在自己所吐的東

西上，又要昏昏的睡去……平時，人家幾乎不曾看見他流過一滴的眼淚，不論在怎樣不高興的時候；但在這一年，他竟哭了不知幾次，起初幾回都是喝醉了酒纔哭，後來便不喝酒也哭，甚至纔哈哈大笑完也哭，半夜三更也哭，他的哭，比父母死了兒子，妻子死了丈夫還傷心，淚如泉的洶湧，在他哭得傷心的時候，不論什麼人去勸他，不論你怎樣的勸他，都不能使他中止。但他有時却也容易停止，這停止，須看他自己的高興，若有什麼念頭忽然的觸着他的腦筋，他便一面流着淚，一面哈哈的大笑了。他這種種的情形雖然繼續了一年，但人家並不說他瘋狂。這原因是：一則他只在家裏發作，出了門倒還規矩正經。二則他有給人家可以原諒的推測。因為在這幾年中，他的財產一落千丈，田地房屋賣的賣了，押的押了，人家都說他眼見得無法挽救，因此起了割肉似的傷心，行動稍越軌道，這是人情之常，不能便

以瘋狂視之。但有一般年青的人說，他傷心不是因爲損失財產，這區區十二萬並不算什麼，像他這樣年青的人要積一百二十萬也不難，財產是「物質」，物質如糞土，一點沒有什麼希罕。一個人最重要的是靈魂，靈魂就是人的「生命」，沒有牠，就是會吃飯，會做事，也等於死人了。阿卓之所以這樣的傷心，是因爲失去了靈魂。這話並非出於推測，——他們說——阿卓的僕人阿生說給他們聽過。『那時，』阿生講述說，『他正二十二歲，在西湖避暑，他的妻子也在那裏。妻子本是杭州城裏人，家裏還有四五十歲的父母，二個兄弟，和一個妹子。這妹子那年大約有十八歲的年紀，嘴唇血紅，眼睛赤黑，面孔雪白，不瘦不胖，不高不矮，眞眞好看，眞眞消魂！阿卓去時，常常和她談笑，不避嫌疑，她也常到阿卓寓所去，兩人來去都很親密。雖然我沒有看見他們兩人在一個牀上睡過覺，但他們在湖中同坐一隻船游

玩，我看見過。有一次我還看見他們在山上樹林內對坐着低聲的談話，忽而哈哈的大笑，忽而嘻嘻的輕笑。一男一女常常這樣的親近，「不相好」也相好了！他原先說在西湖游玩兩月就到福建去，但到了西湖便不想走了。他藉口西湖的風景好，竟自五月底住起，一直住到十一月初。第二年正月，他的妻子死時，他沒有哭過幾次，他似乎不大傷心。這一年，他南京，濟南，天津，北京都去過，但以在杭州爲最長久。他在別處嫖得非常利害，一到了杭州忽然換了一個人似的，每星期只出去一二次應酬朋友，獨自不去嫖了。那時，他和他的妻妹彷彿來往得更親密了。她每次來了總要坐許久，吃飯和他同桌，走出去前前後後的談笑着。不要說整天伏侍着他的我，就是一個生疏的人看見了，也都說他們兩人是夫婦呢，可是俗話說得好，「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阿卓死了一個妻子還不夠，這一位半妻子似的女人忽

不肯。她知道別人的勸告是對的。她知道自己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的緣故。但是她以為自己是不要緊的，不論多病或不壽。她以為要緊的是，趕快給女兒嫁一個老公，給兒子討一個老婆，而且都要熱熱鬧鬧鬧鬧綽綽的舉辦。菊英的娘和爹，一個千辛萬苦的在家工作，一個飄海過洋的在外面經商，一大半是為的兒女的大事。如果兒女的婚姻草草的了事，他們的心中便要生出非常的不安。因為他們覺得兒女的婚嫁，是做爹娘責任內應盡的事，做兒女的除了拜堂以外，可以袖手旁觀。不能使喜事熱鬧闊綽，他們便覺得對不住兒女。人家女兒多的，也須東挪西扯的弄一點錢來盡力的把她們一個一個，熱熱鬧鬧闊闊綽綽的嫁出去，何況他們除了菊英沒有第二個女兒，而且菊英又是娘所最愛的心肝兒。

盡她所有的力給菊英預備嫁妝，是她的責任，又是她十分的心

圖。

看，哈，這樣好的嫁粧，菊英還會不喜歡嗎？人家還會不稱讚嗎？你看，那一種不完備？那一種不漂亮？那一種不值錢？

大略的說一說：金簪二枚，銀簪珠簪各一枚。金銀髮釵各二枚。挖耳，金的二個，銀的一個。金的，銀的和鑽石的耳環各兩付。金戒指四枚，又鑽石的二枚。手鐲三對，金的倒有二對。自內至外，四季衣服粗穿的俱備三套四套，細穿的各二套。凡絲羅緞如紡綢等衣服皆在粗穿之列。棉被八條，湖縐的佔了四條。氈子四條，外國絨的佔了兩條。十字布烏賊枕六對，兩面都挑出山水人物。大床一張，衣樹二個，方桌及琴桌各一個。椅，凳，茶几及各種木器，都用花梨木和其他上等的硬木做成，或彫刻，或嵌鑲，都非常細緻，全件漆上淡黃，金黃和淡紅等各種顏色。玻璃的樹頭箱中的鐵器光彩奪目。大小的蠟

蠲台六付，最大的每隻重十二斤。其餘日用的各種小件沒有一件不精緻，新奇，值錢。在種種不能詳說（就是菊英的娘也不能一一記得清楚）的東西之外，還隨去了良田十畝，每畝約計價一百二十元。

吉期近了，有許多嫁妝都須在前幾天送到男家去，菊英的娘愈加一天比一天忙碌起來。一切的事情都要經過她的考慮，她的點督，或親自動手。但是儘管日夜的忙碌，她總是不覺得容易疲倦，她的身體反而比平時強健了數倍。她心中非常的快活。人家都由「阿姆」而至「丈姆」，由「丈姆」而至「外婆」，她以前看着好不難過，現在她可也輪到了！鄰居親戚們知道罷，菊英的娘不是一個沒有福氣的人！

她進進出出總是看見菊英一臉的笑容。『是的呀，喜期近了呢，我的心肝兒！』她暗暗的對菊英說。菊英的兩頰上突然飛出來兩朵紅雲。『是一個好看的郎君，聰明的郎君哩！你到他的家裏去，做「他的

入』去！讓你日日夜夜跟着他，守着他，讓他日日夜夜陪着你，抱着你！』菊英羞得抱住了頭想逃走了。『好好的服侍他，』她又莊重的訓導菊英說：『依從他，不要使他不高興。歡歡喜喜的明年就給他生一個兒子！對於公婆要孝順，要週到。對於其他的長者要恭敬，幼者要和藹。不要被人家說半句壞話，給娘爭氣，給自己爭氣，牢牢的記着！……』

★　★　★

音樂熱鬧的奏着，漸漸由遠而近了。住在街上的人家都曉得菊英的轎子出了門。菊英的出嫁比別人要熱鬧，要闊綽，他們都知道。他們都預先扶老攜幼的在街上等候着觀看。

最先走過的是兩個送嫂（註一）。她們的背上各斜披着一幅大紅

（註一）送嫂專於婚喪時服侍女客，及平日與婦人絞面毛，其丈夫多為吹手兼轎夫，或管廟祠。此處係用為至男家報喜及服侍新娘子之用。

幾子，送殯約過去有半里遠近，隊伍就到了。為首的是兩盞紅字的大燈籠。燈籠後八面旗子，八個吹手。隨後便是一長排精製的，逼眞的，各色紙童，紙婢，紙馬，紙轎，紙桌，紙椅，紙箱，紙屋，以及許多紙做的器具。後面一頂鼓閣（註二）兩槓紙舖陳（註三），兩槓眞舖陳。舖陳後一頂香亭，香亭後纔是菊英的轎子。這轎子與平常花轎不同，不是紅色，却是青色，四圍結着彩。轎後十幾個人抬着一口十分沉重的棺材，這就是菊英的靈柩。棺材在一套呆大的格子架中，架上蓋着紅色的絨氈，四面結着彩，後面跟送着兩個坐轎的，和許多預備在中途折回的，步行的孩子。

（註二）鼓閣係一種轎子形式，內置樂器數種，以一人司之，與轎後數人之樂相和。

（註三）見許是不至於罷。

看的人多說菊英的娘辦得好，稱讚她平日能吃苦耐勞。她們又談到菊英的聰明和新郎生前的漂亮，都說配合得的當。

這時，菊英的娘在家裏哭得昏去了。娘的心中是這樣的悲苦，娘從此連心肝兒的棺材也要永久看不見了。菊英幼時是何等的好看，何等的聰明，又是何等聽娘的話！她纔學會走路，尙不能說話的時候，一舉一動已很可愛了。來了一位客，娘賊她去行個禮，她便過去彎了一彎腰。客給她糖或餅吃，她紅了臉不肯去接，但看着娘，娘說「接了罷，謝謝！」她便用兩手捧了，彎了一彎腰。她隨後便走到娘的身邊，放了一點在自己的口裏，拿了一點給娘吃，娘說，「娘不要吃，」她便「恩」的響了一聲，露出不高興的樣子，高高的舉着手，硬要娘吃，娘接了放在口裏，她便高興得伏在娘的膝上嘻嘻的笑了。那時她的爹不走運，跑到千里迢迢的雲南去做生意，半年六個月沒有

家信，四年沒有回家，也沒有半邊爛錢寄回來。娘和她的祖母千辛萬苦的給人家做粗做細，賺來養她，她六歲時自己學磨紙（註四），十七歲繡花，學做小脚娘子（註五）的衣褲，八歲便能幫娘磨紙，挑花邊了。她不同別的孩子去玩耍，也不噪喫閒食，祇是整天的坐在房子裏做工。她離不開娘，娘也離不開她。她是娘的肉，她是娘的唯一的心肝兒！好幾次，娘想到她的爹不走運，娘和祖母日日夜夜低着頭的給人家做苦工，還不能多賺一點錢，做一件好看的新衣給她穿，買點好吃的糖菓給她吃，反而要她日日夜夜的帮着娘做苦工，娘的心酸了起來，忽然抱着她哭了。她看見娘哭，也就放聲大哭起來。娘沒有告訴她，娘想些什麼，但是娘的心酸苦了，她也酸苦了。夜間娘要她早

（註四）磨紙，即磨錫箔。

（註五）「小脚娘子」係女孩以各色布自做的女玩偶，以其小脚，故名。

一點睡，她總是說做完了這一點，做完了這一點。娘恐怕她疲倦，但是她反說娘一定疲倦了，她說娘的事情比她多。她好幾次的對娘說，『阿姆，我再過幾年，人高了，氣力大了，我來代你煮飯。你太苦了，又要做這個，又要做那個。』娘笑了，娘抱着她說，『好的，我的肉！』這時，眼淚幾乎從娘的眼中滾出來了。娘有時心中悲傷不過，臉上露着愁容，一言不發的獨自坐着，她便走了過來，靠着娘站着說『阿姆，我猜阿爹明天要回來了。』她看見娘病了，躺在床上，她的臉上的笑容就沒有了。她沒有心思再做工，她但整天的坐在娘的床邊，牽着娘的手，或給娘敲背，或給娘敲腿。八年來，娘沒有打過她一下，[1]罵過她半句，她實在也無須娘用指尖去[2]輕輕的觸一觸！菩薩，娘是敬重的，娘沒有做過一件褻瀆菩薩的事情。但是，天呵！爲什麽不留心肝兒在娘的身邊呢？那時雖是娘不小心，但也是爲的她苦

得太可憐了，所以娘纔要她跟着祖母到表兄弟那裏去吃喜酒，好趁此熱鬧熱鬧，開開心。誰能夠曉得反而害了她呢？早知這樣，咳，何必要她去呢！她原是不肯去的：「阿姆不去，我也不去。」她對娘這樣說。但是又有吃，又好看，又好耍，做娘的怎麽不該勸她偶而的去一次呢？「那末只有阿姆一個人在家了，」她固執不過娘，便答應了，但她又加上這一句。娘願意離開她嗎？娘能離開她嗎？天阿，她去了八天，娘已經儘夠苦惱了！她的爹在千里迢迢的地方，錢也沒有，信也沒有，人又不回來，娘日日夜夜在愁城中做苦工，還有什麽生趣？娘的唯一的安慰祇有這一個心肝兒，沒有她，娘早就不想再活下去了。第九天，她跟着祖母回來了。娘是這樣的喜歡：好像娘的靈魂失去了又回來一般！她一看見娘便喊着「阿姆」，跑到娘的身邊來。娘把她抱了起來，她便用手臂挽住了娘的頸，將面頰貼到娘的臉上來。

娘問她去了八天喜歡不喜歡，她說，「喜歡，只是阿姆不在那裏沒有十分趣味。」娘摸她的手，看她的臉，覺得反而比先瘦了。娘心中有點不樂。過了一會，她咳嗽了幾聲，娘沒有留意。誰知過了一會，她又咳嗽了。娘連忙問她咳嗽了幾天，她說兩天。娘問她身體好過不好過，她說好過，只是咳了又咳，有點討厭。娘聽了有點懊悔，忙到街上去買了兩個銅子的蘇梗來泡茶給她吃。她把新娘子生得什麼樣子，穿什麼好的衣服，鬧房時怎樣，以及種種事情講給娘聽，她的確很喜歡，她講起來津津有味。第二天早晨，她的聲音有點啞了，娘很担憂。但因爲要預備早飯，娘沒有仔細的問她，娘燒飯時，她還代娘掃了房中的地。吃飯時，娘見她吃不下去，兩頰有點紅色，忙去摸她的頭，她的頭發燒了。娘問她還有什麼地方難過，她說喉嚨有點痛。這一來，娘懊悔得不得了了，娘覺得以先不該要她去。祖母愈加懊悔，

媽說不知道那裏疏忽了，竟使她受了寒，咳嗽而至於喉痛。娘放下飯碗，看她的喉嚨，她的喉嚨已如血一般的紅了。收拾過飯碗，娘又喊她到屋外去，給她仔細的看。這時，娘看見她喉嚨的右邊起了一個小小的雪白的點子。娘不曉得這是什麼病，娘只知道喉病是極危險的。娘的心跳了起來，祖母也非常的担憂。娘又問她，那一天便覺得喉嚨不好過了，這時她纔告訴說，前天就覺得有點乾燥了似的。娘連忙喊了一只划船，帶她到四里遠的一個喉科醫生那裏去。醫生的話，駭死了娘，他說這是白喉，已起了兩三天了。「白喉！」這是一個可怕的名字！娘聽見許多人說，生這病的人都是一禮拜就死的！醫生要把一根明晃晃的東西拿到她的喉嚨裏去搽藥，她怕，她閉着嘴不肯。娘勸她說這不痛的，但是她依然不肯。最後，娘急得哭了：「為了阿姆呀，我的肉！」于是她也哭了，她依了娘的話，讓醫生搽了一次藥。

回來時，醫生又給了一包吃的和漱的藥。

第二天，她更加利害了；聲音愈加啞，咳嗽愈加多，喉嚨裏面起了一層白的薄膜，白點愈加多，人愈發燒了。娘和祖母都非常的害怕。一個鄰居的來說，昨天的醫生不大好，他是中醫，這種病應該早點請西醫。西醫最好的辦法是打藥水針，只要病人在二十四點鐘內不至于窒息，藥水針便可保好。娘雖然不大相信西醫，但是眼見得中醫醫不好，也就不得不去試一試。首善醫院是在萬邱山那邊，娘想順路去求藥，便帶了香燭和香灰去（註六）。她怕中醫，一定更怕西醫，娘只好不告訴她到醫院裏，只說到萬邱山求藥去。她相信了娘的話，和娘坐着船去了。但是到要上岸的時候，她明白了。因爲她到過萬邱

（註六）求藥者將香灰供神前，求神于冥冥中賜藥于香灰上，持回與病人吞服。

山兩次，醫院的樣子與萬邱山一點也不像。她哭了，她無論如何不肯上岸去。娘勸她，兩個划船的也勸她說，不醫是不會好的，你不好，娘也不能活了，她總是不肯。划船的想把她抱上岸去，她用手足亂打亂掙，啞着聲音號哭得更利害了，娘看着心中非常的不好過，又想到外國醫生的利害，怕要開刀做什麼，她旣一定不肯去，不如依了她，因此只到萬邱山去求了藥回來了。第三天早晨，她的呼吸是這樣的困難：喉嚨中發出嘶嘶的聲音，好像有什麼塞住了喉嚨一般，咳嗽愈利害，她的臉色非常的靑白。她瘦了許多，她有二天沒有喫飯了。娘的心如烈火一般的燒着，只會抱着流淚。祖母也沒有一點主意，也只會流眼淚了。許多人說可以拿荸薺汁，萊菔汁，給她吃，娘也一一的依着辦來給她吃過。但是第四天早晨，她的喉嚨中聲音響得如猪的一般了。說話的聲音已經聽不淸楚。嘴巴大大的開着，鼻子跟着呼吸很快

的一開一閉。咳嗽得非常利害。臉色又是青又是白，兩頰陷了進去。下顎變得又長又尖。兩眼呆呆的圓睜着，凹了進去，眼白青白的失了光，眼珠暗淡的不活潑了——像山羊的面孔！死相！娘怕看了。娘看起來，心要碎了！但是娘肯甘心嗎？娘肯看着他死嗎？娘肯舍却心肝兒嗎？不的！娘是無論如何也要想法子的！娘沒有錢，娘去借了錢來請醫生。內科醫生請來了兩個，都說是肺風，各人開了一個方子。娘又暗自的跪倒在灶前，眼淚如潮一般的流了出來，對灶君菩薩許了高王經三千，吃齋一年的願，求灶君菩薩的保佑。娘又誠心的在房中暗祝說，如果有客（註七）在房中請求饒恕了她。今晚瘥了，今晚就燒元寶五十錠，直到完全好了，擺一桌十六大碗的羹飯。上半天，那個要娘送她到醫院去看的鄰居又來了。他說今天再不去請醫生來打藥水

（註七）「客」，對鬼尊稱之詞。

針，一定不會好了。他說他親眼看見過醫好幾個人，如果她在二十四點鐘內不至於「走」（註八）。打了這藥水針一定保好。請醫院的醫生來，必須喊轎子給他，打針和藥錢都貴，他說總須六元錢纔能請來，他既然這樣說，娘在走頭無路的時候也必須試一試看。娘沒有錢，也沒有地方可以再借了，娘只有把自己的皮襖（註九）托人拿去當了請醫生。皮襖還有什麼用處呢，她如果沒有法子救了，娘還能活下去嗎？吃中飯的時候，醫生請來了。他說不應該這樣遲纔去請他，現在須看今夜的十二點鐘了，過了這一關便可放心。她聽見，哭了，緊緊的挽住了娘的頭頸。她心裏非常的清白。她怕打針，幾個人硬按

（註八）「走」即死，避諱也。

（註九）寧波人好體面，雖極窮也必盡力挪借購置美服，故霽英的娘尚有花緞皮緞及華絲葛（從音）裙子。

住了她，醫生便在她的屁股上打了一針，灌了一瓶藥水進去。——但是，命運註定了，還有什麽用處呢！咳，娘是該要這樣可憐的！下半天，她的呼吸漸漸透不轉來，就在夜間十一點鐘……天呀！

得出來！我愛你，我愛你——這就是說，我捉住你，我活剝你，我吃掉你！』

『是的，人家和他漠不相關，他竟會寫出這種信來！』左邊的女子回答右邊的女子說，『錦麗把這信公布出來，罵了他一頓，痛快極了！』

『幸喜錦麗聰明，沒有上他的當！』右邊的女子說。

『呵，可喜，可喜！』我們的小雀兒高興的說，『女孩子畢竟要比男子聰明！不然還不是上了我愛你，我愛你，我吃掉你的當！』

『這種男子簡直不是東西！』右邊的女子又說道，『我非做一篇文章痛罵他一場不可！他是自由戀愛的蟊賊！』

『男子眞不是東西！』我們的小雀兒說，『的確是蟊賊！——但她們說的自由戀愛是什麼呢，你們懂得嗎？』他問他的朋友們說。

『我們還沒有聽見過，』他們都搖一搖頭說，『這大概是新名詞罷。』

『喂，你們說的自由戀愛是什麼呀？告訴我。』我們的小雀兒朝着下面的女子大聲的問。

她們偶然抬頭望了一望，沒有給他一個回答。

第三天下午，小雀兒和一羣年青的朋友又在那裏聽她們談話了。

『喜得社會還有公論，攻擊他的人多。校長也公正，昨晚就辭退了他。不然，這種瞎愛女學生的教員留在學校裏還了得！』

『是的，』左邊的女子說，『去了害羣之馬，我們女子運動的前途纔有一線光明！』

『高論，高論！』小雀兒稱讚說，『這女孩子很聰明！讓愛女學生，吃女學生的害羣的教員教你們的書，你們這一班馬不都將被他吃

聾？世界不都要昏暗了？』

『不錯，不錯！』別一隻小雀兒說，『幸喜社會還有公論，校長也公正！』

『但是，』又一隻小雀兒說，『但是她們說女子運動又是指什麼呢？』

『那大概是指體操，跳舞，跑馬罷。』我們的小雀兒回答說，『總之，女子好得多了。她們又聰明，又活潑。她們又愛光明，頭上不戴遮太陽的高幍。而且——她們並不害我們，例如我們在這裏咭咭噥噥的噪鬧。』

五　不識抬舉

這一座花園和小雀兒很生疏。他彷彿覺得不會來過。——但還沒

有什麼關係。住在花園裏的雀兒並不會當他做賊，捉住他說，「這是我們的花園，你敢進來？辦！」雖然花園的四面都圍着高厚的牆，但這原是爲四脚或兩脚爬的下等動物而設。對於飛的上等動物，如雀兒之類，却是朝天開着寬闊的門，歡迎他們進去的。

「請進來，請進來！」住在花園裏的雀兒們看見來了一位生客，行着禮，歡迎他說。

「哦，你們好福氣！」我們的小雀兒稱羨的說，「住在這一座樣美麗的花園裏！綠的草，紅的花，高的樹，密的，……密的樹林！哈，這裏的空氣眞新鮮呀！」

「好說，好說！」他們回答說，「我們且陪你到各處去逛逛，既然你這樣的喜歡。」

「多謝，多謝！唔，這是什麼花呀，這樣的鮮紅？」

什麼樹呢？」

『這，你沒有看見過嗎？這是玫瑰花！』

『玫瑰花？』小雀兒驚羨的說，『我看見過的沒有這樣大！這是

『這是桃樹，那是李樹。』

『哦，長得這樣高嗎？我差不多完全認不出了！』

『這是紫丁香花。』

『哦，哦！這又是什麼呢？』

『這是芭蕉。』

『芭蕉？還沒有聽見過！眞好看。』

『多着呢，多着呢！』

『這——唔，那邊來了一隻人！』我們的小雀兒忽然望着花園的

門的那邊說。

『是的，那是一隻女子。她常到這裏來。』

『女子？』小雀兒奇異的問道，『她為什麼不梳辮子或打髻却剪去了頭髮呢？』

『唔，你還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女子嗎？』其中一隻雀兒回答說，『那是文明的女子。』

『文明？文明是什麼？』小雀兒不懂他的話，問。

『例如……例如，十幾年前革命，革命成功後，男子剪了辮子，這樣的男子就叫做文明的男子。』

『唔，革命又是什麼呢？』小雀兒又不懂的問。

『革命……革命就是剪辮子，……剪辮子就是革命。』別一隻雀兒代答說。

『不剪辮子的又怎麼樣呢？』

『不剪辮子的就是遺老……遺少……復辟黨，——這就是說守舊的人，頑固的人，不文明的人……一句話，要不得的人！』

『唔，唔！旣然革命成功了十幾年，爲什麼現在還有許多女子沒有剪去頭髮呢？她們不都是遺老，遺少；復辟黨，……要不得的人嗎？』

『哦，這又當別論。女子是女子。——不過剪去頭髮的女子總是文明的女子。』

『哦，哦，哦！』我們的小雀兒恍然如有所悟的說，『不過剪了頭髮總有點難看！』

『你好，文明的女子！』他遠遠的在樹上向女子行一個禮說，『我尊敬你！』

『你看，』一隻住在花園裏的雀兒告訴我們的小雀兒說，『那邊

還來了一隻文明的男子呢！』

小雀兒又向門的那邊一望，果然來了一隻戴高帽拿手杖的男子。

『這種男子，我不喜歡，任憑你們說他怎樣的文明！』小雀兒不高興的說。『你們但看他帶着高帽，就可以知道他是怎樣的不喜歡陽光。況且……哦，你們看！他怎麼偷偷兒的在那隻文明女子的後面跟了來呀？』

『自然是想和他開玩笑，』一隻雀兒答說，『他們常到這裏來玩笑的。』

『唔，你們說這是開玩笑嗎：我愛你，我捉住你，我活剝你，我吃掉你？』小雀兒驚謌的問。

『我們不懂你的意思。』他們齊聲的回答說。

『你們沒有經驗。你們住在這個天國似的花園裏，不知道世界上

的黑幕。我告訴你——哦，他快走近那隻文明的女子了！危險，危險！』

那些雀兒吃了一驚，不知道他所說的意思，都抬起頭來望着那兩隻人。

『男子不是好東西！』小雀兒大聲的說，『不能讓他和女子親近！更不能讓他和這隻又聰明又文明的女子親近！若是我是她的父親，我一定把他關在家裏，不許她和男子見面！男子是多麽不規矩的傢伙！——呵，他走近她了！……呵，他牽住她的手了！……了不得，了不得！』小雀兒慌了。

『你們且來聽他說點什麽！』他慌忙飛到離入相近的一株樹上。

大家都不知所以然的慌了起來，跟着飛了過去。

『我愛你，我愛你，娟娟！我整個的心都在愛你！你相信我

嗎？……』

『果然，果然！』小雀兒失了色，叫着說，『不要相信他，聰明的女子，文明的女子，好女子！』

『你信我嗎，——娟娟？……』

『哦，哦！……』那女子只這樣的回答說。

『好呀！』小雀兒叫着說，『不要回答他，說你相信！不要上他的當！他是說，我爱你，我捉住你，我活剁你，我吃掉你呢！——你們快來這樣的警告他！』他轉過頭去向衆雀兒請求的說。他完全失了色。

衆雀兒也失了色，都跟着叫了起來。

『不要相信他！不要上他的當！他是說，我爱你，我捉住你，我活剁你，我吃掉你呢——娟娟！文明的娟娟！』

『你聽，親愛的娟娟，我的心肝兒！樹上的雀兒們都甜蜜的唱着說，不錯，不錯，他是眞心的愛你，眞心的愛你呢！……』

『痞子！混賬的痞子！』小雀兒氣極了。

『哦，哦！……是的，我相信，我相信！』娟娟忽然這樣的回答說，抱住了他。

『咳，咳！上當了！危險，危險！』小雀兒急得快要大哭了。

『不要上痞子的當，娟娟，聰明的娟娟！我告訴你！』他忽然向娟娟的頭上飛了過去。

『喂！』他撲到她的耳邊，大聲的叫着……

『阿呀！』娟娟突然用右手打了下去，敲在雀的小左腿上，放開了手，又換了一隻手，打了下去……

小雀兒一掙扎，跌下地去，滾了一滾，又急忙忍着痛往樹上飛

去……

樹上的衆雀兒早就嚇得要死，四散飛走了。

『咳，咳！怎麼這樣不識抬舉呀！』他飛到樹上，拖着受傷的腿，偏着跌破的腦袋，大哭起來了。『我是怎樣看得起你，怎樣眞心的對你呀！』

娟娟受了驚似的，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呆呆的站着。

『不要害怕，親愛的人，那是來慶賀你，和你接吻來的。』小雀兒聽見那隻男子這樣的安慰她說。

『啡！』小雀兒怒氣衝衝的叫着說。

『可惜得很，』最後娟娟笑了起來說，『要是捉住了他，毛也不用拔，皮也不用剝，裹上紙，往火坑裏一塞，活活的燒死他，吃掉他，我的傷風立刻就好了。』

『呵咳！原來女人比男子還刻毒麼！』小雀兒又氣又怒的哭着說，『這樣的刻毒！比男子還刻毒！你要活活的燒死我，吃掉我？呵，殘忍的人！幸虧你們是下等的動物，不知道飛！不然，又不知道你們將怎樣的作惡呢！——不管，再也不管了！人本來不是好東西，無論是男是女！痞子吃痞子，混賬吃混賬，都由你們去！……』

我們的苦惱的小雀兒好不容易纔負着傷，掙扎着哭着回到家，又好不容易，直至完全復了原。

六　出一出氣

小雀兒近來很不快活，一則是因爲他的親愛的母親已過了世，二則是因爲屢次受了人的欺侮，滿肚子的氣，無處發洩。報仇，他並不是不知道，只是他天生成是一隻愛好和平，不喜動武的斯文雀兒，所

以總是默默的忍耐着。

有幾次肚子裏的氣膨脹到喉間，不得不發洩發洩的時候，他就伸長頭頸，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這口氣出去之後，他就可以安靜許久。

『菩薩有眼睛，自會給他們報應的！』他嘗嘗這樣想，於是擁到喉間的氣也就會倒退了下去。

的確，壞人自有壞報，小雀兒可以大出其氣的日子到了。

有一天，正當他出去覓食的時候，他忽然聽到了一個可喜的消息。這消息就是說烏龜督軍阿四要和王八巡閱使老大開戰了。他們手下各有一百萬精兵，要拚個你死我活。

『好極了，好極了！』小雀兒跳着說，『烏龜吃王八，王八吃烏龜，吃盡了所有的下等動物，天下纔會太平！』

果然，過了幾天，小雀兒看見附近的居民都騷動起來，慌慌張張

鬧着搬家了。有幾隻女人甚至急得號哭起來，大叫着活不成了，活不成了。

『再讓你們活下去，還了得！』小雀兒高興的說，他這時正坐在路旁的一株大樹上。『你們這班壞東西統統給我滅亡！』

來了一隻蓬頭散髮的女人，滿臉都是淚，跪倒在大樹下，朝着小雀兒，磕着頭祈求說：

『阿呀，過往的神祇，菩薩爺爺，憐憫我們，保佑我們！我們是世代忠良，不做虧心的事的好人呀！』

『誰憐憫你們！』小雀兒笑着說，『好人，好人，好說，好說！比你們更好的文明女人我也遇見過了！活活燒死，活活燒死，這難以忘記！』

『有天爲証，有地爲証，我們一家實比什麽人還要好！』

「呵，這就是說，你們吃雀兒的方法還要好嗎？好極，好極！今天輪到你們了，欣喜之至！不要求我憐憫，你們吃人家，人家吃你們，不干我的事！」小雀兒轉過頭，唰的飛走了。

第二天清早，他已看不見附近有一隻人的影子。他高興起來，狂飛着，唱着甜蜜的歌：

美麗的世界，和平的世界！

沒有混賬的女人，沒有狗屁的男子！

雀兒，雀兒，統治着世界的只有上等的雀兒！

你不吃我，我不吃你！

美麗的世界，和平的世界，雀兒的世界！

「唔？」他忽然驚訝四面望了一望，說，「怎麼到這時還不看見有一隻雀兒出來呀？」

他振翅向東邊花園飛去，一路上不見有一隻雀兒；折向南，又不見一隻；往西，仍無雀兒的影子；於是他向北一家相熟的雀兒那裏飛去了。

『好奇怪呀，冷清清的！』他在空中有點恐慌。

一到朋友的家裏，他看見巢內沒有一隻雀兒。巢裏的茅草亂七八糟的似乎少了許多。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他的心突然的跳了起來。『難道又是那刻毒的下等動物？——不能，不能，吃不了這許多！菩薩不會給他們這麼大的作惡的肚子！』

『唔，你怎麼還在這裏玩耍呀？』在小雀兒的背後忽然飛來了一隻神色倉皇的雀兒。

『呵，有了什麼事情了，你這樣的害怕？』

『哦，不好了，不好了！烏龜和王八將打到這裏來了呢！』

『那不好嗎？』我們的小雀兒聽了，有點發笑，『這正是我所十二分喜歡的。你們就是害怕這事逃走的嗎？』

『是的，是的。我們昨夜就都逃了。我因爲還有一點東西沒有帶去，所以現在又回來搬取。打起來沒有好處，趕快的逃罷！』他說着飛走了。

『哈，眞愚蠢！』我們的小雀兒笑着說，『沒有好處是他們的事情，於我們有什麽相干！難道他們打傷了，就會痛到我們的身上來？我不走！我正要參觀參觀烏龜怎樣吃王八，王八怎樣吃烏龜！能夠看見這一幕喜劇出一出氣死了也甘心！』

他想到這裏，便哈哈大笑起來，笑得要發瘋了。

世界很靜寂。他心裏感覺到無限的暢快。他知道不久便有巴戲

看，關於人類的兇惡，他很清楚，他知道只使你對他們十二分好意，他們也要喫掉你；但這沒有關係，他不怕他們，因爲他們是沒有翅膀，只會在他的屁股底下爬行的動物。

正在這當兒，忽然遠遠的地方隆隆隆響了起來。

他偏着頭細聽，知道這就是那個事情，微笑了。

那聲音很快的近了起來，聲音越近越洪大。

「我今天可以出氣了！」他坐在一株高大的樹上，抬頭望着遠處。

聲音越響越洪大，一會兒他漸漸看見遠處天邊的黑雲了。

黑雲如風捲似的，非常迅速地流了近來，他時而看見烟，時而看見火了。原在顫動的地，到這時如船遇浪一般搖動起來。小雀兒的大樹的根似將浮起地面，樹葉紛紛飛了開去。小雀兒的腿戰慄起來，也

跟着大樹搖擺着。

那聲音漸漸變得更可怕，不曉得其中還夾雜些什麽聲音，祇是越響越大。他遠遠望去，看見滔滔的黑烟往天上奔騰。

『據說他們用大砲和機關鎗轟射，一次可以結果幾千幾百條狗命。若是這樣的多打幾天，世界便是我們雀兒的世界了！』他在樹上搖搖擺擺地坐着，想。

黑雲漸漸罩到他的頭上來，他覺得世界有點黑暗了。

一會兒他彷彿望見遠遠有些人躺在地上在放鎗，有些人在飛跑，屋子，城牆都紛紛倒坍，火光四處亂飛了。

大地如船在大洋中遇暴風雨一般，激烈跳盪着。小雀兒坐着的大樹的根好像已經離開地，旗子一般的飄揚着。他渾身發着抖，覺得自己吊在半空中似的，心裏一刻比一刻恐慌了。

『這是怎麽一回事呀？』他戰戰兢兢的說。

突的，山崩地裂一聲，離開小雀兒幾十丈遠的地方爆落了一顆大砲彈，那裏的房屋立刻粉碎了。

『阿呀，阿呀！』小雀兒閉着眼睛，發着抖，緊緊抱住了樹枝，火花亂石紛紛到他的樹上，樹葉差不多要燃燒了。『這是什麽意思呀？』他叫喊着說。

不錯，這顯然又是對付我們的小雀兒的。在他的附近接着又爆落了兩顆砲彈。小雀兒的大樹起火了。

『豈有此理！』小雀兒發怒了。『我又不是烏龜，又不是王八！爲什麽要對我放砲呀！』

烟火迷漫了空中，小雀兒不能不躲開了。誰知正當他振翅飛走的時候，在牠的面前又猛烈的爆落了一顆砲彈。這山崩地烈的聲音幾乎

把他驚下地來。

「了不得，了不得！……」他急忙飛着走。砲彈越來越多，彷彿從四面包圍他一般。他失了魂似的只是往前飛，砲彈好像認得他似的，也只是飛着追迫他。

「阿呀！……」一枚砲彈從他的身旁掠過，幾乎把他碰落了。「菩薩救命，菩薩救命！……」他拚命的往前飛，大叫着說，「我們是世代忠良，不做虧心的事的好雀兒呀！……」

話還沒有說完，忽然又一枚砲彈落地，山崩地烈爆炸起來，一塊大石飛過，擦着了他的右脚，第二個脚指流着鮮紅的血，受了重傷了。

「有天爲證，有地爲證的呀！」他又怕又痛又憤怒的哭着說，「我沒有愛過人，我沒有吃過人呀！」

直至他飛出重圍，來到平安的，看得見人和雀兒的地方，他已精疲力盡得快要昏倒了。

『呵唆！』小雀兒流着淚，休息在一株大樹上說，『好險惡的人類，他們藉口自己吃自己，目的却是在我雀兒！若不是他們沒有翅膀……』

『唔，你看我們要比你飛得高哩！』小雀兒忽然聽見上面有誰在這樣說，抬起頭來一望，嚇得想鑽到地下去了。

他看見他的上面飛行着一隻極大的船，這船上伸着幾個人頭，幾隻手，對着他拋下許多白色的砲彈似的可怕的東西…………

『天呀！……』他叫着昏倒了。在樹株上。

在小雀兒視爲砲彈的白紙黑字的傳單紛紛落了下來。很煖熱的蓋滿了他的一身。

七　賣國賊

小雀兒自從那次出險以後，許久沒有向人們領教了。他知道對于這些東西愛不得，恭敬不得，客氣不得，連看也看不得，一句話，惹不得！

每當他的可信托的朋友經驗講到人在他的頭上飛行的時候，他的魂靈早就不知去向了。

但有一天，他又碰到一件事情了。

『喂，你們總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的做什麽呀？』他路過一座花園，看見許多相熟的朋友正在交頭接耳的談話，問。

『胡說！我們談的是國家大事哩！』一隻雀兒莊重地回答說。

『唔，是什麽樣的國家大事呢？』小雀兒站在他們的旁邊，抬着

頭，微笑着問。

「事情重大哩！」別一隻雀兒回答說，「外國人殺死中國人，現在立刻要開戰了！」

「呵，危險，危險！」小雀兒一聽見「要開戰」三字，嚇得雀毛一根一根竪了起來，從前的可怕的砲彈和飛機都一一在他的眼前飛翔了。「快逃呀，快逃呀！……」

「什麼話！快逃？」一隻雀兒輕蔑的睨着他說，「難道我們看着外國人吃盡我們的中國人？」

「呵，開戰……開戰是多麼危險……怎麼不快逃……」小雀兒發着抖說，「吃盡不吃盡於我們有什麼關係！」

「什麼話！」那一隻雀兒發怒了，「你是中國雀，還是外國雀？」

「唔，唔，外國，……外國是什麼意思呢？」小雀兒這次纔注意到這個生字，瞪目的問。

「外國就是外國……」

「不，」別一隻雀兒搶着回答說，「外國就是英國，住在英國的雀兒就是外國雀！」

「哦，這天下不全是中國的嗎！」小雀兒驚異的說，「住在外國的人好不好呢？」

「好？殺中國人的外國會好嗎？」

「他們殺死了幾萬萬中國人？」小雀兒問。

「三十隻還不夠嗎？」

「哈，這算什麼！」小雀兒有點發笑，「區區之數，何必掛齒！」

『哇，賣國賊！』那隻雀兒發怒了，『三十隻人說是區區之數？英國走狗，英國奴隸！』

『哦，朋友！』小雀兒很和氣的說，『有話慢說，請勿動口就罵！我自有我的道理呢！』

『罵？我還要啄你呢！』那隻雀兒抬起嘴巴，怒目看着他，說，『你這賣國賊有什麼鳥道理！』

『算了，算了，都是中國雀！』別一隻雀兒走過來勸解說，『大家都是體面的雀兒，斯文一點，從長討論。——你呢，朋友，』他轉過頭來對着我們的小雀兒說，『實在也太古怪了，說這種話。但你的理由呢？』

『理由是這樣，先生，』小雀兒很和氣的說，『中國人打中國人的砲，一次要打死幾千百隻，這……』

「哈，你不聰明！」那隻來勸解的雀兒說，「那是什麼，那是中國人打中國人呀！至於現在，現在是外國人打中國人了！我們，中國的雀兒們，應該愛中國，幫助中國人打外國人！」

「哦，哦，爲什麼，先生，」小雀兒好奇的問，「我們，雀兒們，不幫助外國人打中國人，却幫助屢次活剝我們，活燒我們，吃掉我們的那些中國人呢？」

「獃子！那又是中國自己的事情呀！那正如你媽媽咬你一般，一家人，不能記在心上！」

「哦！……」小雀兒心裏一想，這話有理，「我也願意幫助中國人打……」他說到打字，砲彈和飛機突然在他的眼前飛了過去，他嚇得說不下去了。「我願意……但是我害怕……打起來沒有好處……」

「愛中國，爲中國而死是偉大的，光榮的！」

『死？』小雀兒聽見死字，更加害怕了，『要死，就不願愛中國……』

『哈，這是什麽話！死活，算什麽！誰不應該憑着良心救國！』

『唔，』小雀兒驚異的問，『良心是什麽呢？』

『哇！』那隻雀兒發怒了，『故意獃頭獃腦做什麽呀！甘心做亡國奴就做去！甘心做賣國賊就做去！』他搖一搖頭，飛去了。

『沒有良心的傢伙，不要理他！』別一隻雀兒說着，也飛走了。

『他一定得了英國鬼子的賄賂，所以不肯打英國人，假裝着獃子！』又是一隻雀兒說着飛走了。

『喂！』這時跳過來一隻年青的雀兒，大聲的賊着說，『我告訴你，我警告你！若不早點囘頭，須留心我的嘴巴！』他說着也飛走了。

接着，別的雀兒也都嚷着，駡着飛去，祇剩下了我們的小雀兒了。

『咦，怎麽都是這樣容易動氣呢！我愛國不愛國和他們有什麽關係！……』

『滾，混蛋！』小雀兒正在獨自默想的時候，忽然狂風迎面撲了過來，大賊着說。

『滾，走狗！』小雀兒脚下的樹枝用力推着他的脚，也和着說。要不是飛的快，小雀兒幾乎一個跟斗翻落地下去了。

『唔，這是什麽意思呀！』他賊着向一顆玫瑰花上飛了過去。

『我咬你，賣國賊！』他的脚還沒有站穩，忽然玫瑰花賊着在他的脚底咬了起來。

『呵，呵！』他哼着連忙向簷上飛去。

『亡國奴！不配站在我身上！』簷上的瓦片突然落了下來，小雀兒也跟着落下來，幾乎跌傷了。

『咪，咪！嘗一嘗賣國賊的肉味！唬！』房內突然跳出來一隻貓兒，向落在階上的小雀兒撲了過來。

『阿呀！……』小雀兒魂不附體的又急忙飛了開去。

『活活燒死你，賊種！』他纔在烟囪上站下，裏面的烟火便猛烈的噴了出來，這樣大贼着。

『呵，呵！』他看見尾毛燃着了，更加慌了起來，連忙向水邊飛了過去。

『救命，詩人，偉大的詩人！』他對水詩人行着禮，叫着說。

『鳴呼，欲禦外侮，先除內奸，古有明訓矣！汝醜雀，余能不食肉寢皮乎？』詩人唱着，便突然張開嘴來吞他。

來。

『嗚！』小雀兒拚命往上飛去，纔把被詩人吞去的尾巴拖了轉

他什麼地方都不敢停了，他知道誰都在恨他。他祇戰戰兢兢的一直向家裏飛去。

『在那裏，在那裏！』在半路裏他聽見這樣的聲音。他抬起頭來一看，看見遠遠的地方有一大羣雀兒迎面飛了過來。

『阿，現在沒有危險了！』他想：『他們都是我的同類。』

『我們來保護你，雀兒！』那一大羣的雀兒便飛着圍住了他。

『阿，沒齒難……』

『哇，賣國賊！』小雀兒的後背突然飛近一隻有力的雀兒，咬住了他的尾毛。

『阿，阿……』小雀兒又驚愕又害怕的叫了起來。

接着，大家都圍了攏來，咬住了他，把他拖到屋頂上，啄的啄，扯的扯，連連喊着「賣國不賣國」，直至小雀兒的頭上，翅上，腿上的血流了無數，「我從今愛國了」的悔過聲漸漸低到聽不清楚的時候，大家纔一鬨而散。

不知費了多少時候，他纔忍痛負傷的掙扎着飛到了家裏。但一到家裏，他發見他的巢裏的草都亂七八糟的散在階上，樑上，瓦上，一句話，抄了家了！

「咳，那裏睡覺呀！」他哭着說，想不出什麼主意來。

天漸漸黑了起來，溫度隨着下降。小雀兒發抖得漸漸利害了。

「呵，天呀！你饒恕我這一夜罷！我從今也愛國了！」

但是天不理他，祇是漸漸沉下臉去。他似乎在那裏指揮着風說，「痛懲他一夜，對這隻賣國賊！」

八　愛國運動

的確，小雀兒也愛國了，不僅愛國，而且狂熱的愛國了。這並非是因為怕大家懲罰，據他說，是因為服從公理；因為既然大家都主張愛國，這愛國當然是有理的了。至於懲罰，他早已忘記，因為那是中國自己的事情，正如他自己的媽媽咬他一般，一家人，不能記在心上！

那些愛國的雀兒先生們很大量，已經允許他悔過自新。他現在已加入愛國雪恥同盟會中。這同盟會的唯一的職務，也就是雪恥的唯一的方法，是講演，叫大家不要買外國人的東西，不要賣東西給外國人。我們的小雀兒也去雪過幾次恥：他站在一個最高的地方，昂着頭，大聲的說。微風吹過來，使他的聲音更加洪亮，他的羽毛飄動得

更加美麗。他們而轉過眼光去，便瞧見幾隻年青的雌雀紅着臉，目不轉睛的看着他——好不幸福！

有一天，消息傳來了。說是自從外國人殺死中國人以後，全中國異常震怒，各省的督軍紛紛通電，情願厲兵秣馬爲國一戰，全國人民要於三日後舉行總示威運動了。

雀兒們非常高興，他們相信這次示威的時候一定要和外國人衝突，和外國人開戰，中國一定可以打敗外國人，把外國奪了過來，雄視天下！

愛國雪恥同盟會對於這次示威運動有極週到的計畫。他們合了全會的雀兒組織了一個敢死隊，又公舉我們的小雀兒爲敢死隊的先鋒。

小雀兒很喜歡，他現在做了領袖了！別的雀兒們須跟在他的背後。對於「開戰」兩字的意義，他不是不懂，他還相信這次的意義要

比上回親自看見的深。然而爲了中國，是管不得自己的，中國雀爲中國而死是應該的事，是公理！

三天過去，總示威的日子到了。

雀兒們知道那一天的路程，他們議定就在那裏等待。小雀兒的嘴巴磨得特別鋒利，他決定萬一中國人和外國人相打起來，他就飛去啄外國人的眼珠。同時，他心裏有點懊惱，懊惱自己前世不投胎爲人，今天不能和中國人一起背着鎗，扛着砲，對外國人示威，對外國人放砲。

看看將到時候，他們聽見遠處噪雜的喊聲了。

『今天有點危險！』敢死隊中有一隻雀兒神色慌張的說。

『可不是！』別一隻回答說，兩脚似乎在那裏彈琵琶了。

全隊的雀兒的臉色都沉了下來了，小雀兒看見。

『什麼叫做危險！爲國而死，誰不應該！』小雀兒泰然的說，『嘗一嘗外國人的眼珠的滋味是多麼幸福呀！』

這時他們聽見近處的狗的嗥聲了。

『你們聽，狗也吶喊着示威了，這次示威多麼可怕呀！』一隻雀兒說，顯出非常恐怖的樣子。

『抵制英貨！經濟絕交！……』雀兒們聽見遠遠的一隻人這樣的喊着，接着就有許多人跟着這樣喊。

『今天還有人在講演嗎？』小雀兒有點詫異。

一會兒，雀兒們已看見街道中的五色旗了。他們都發着抖，看見那旗杆頂上的雪白的尖利的鎗一般的東西。

『今天連五色旗上都用刀了，這示威多可怕！』大家都這樣想。

有幾隻雀兒甚至想逃走了。

「抵制英貨！抵制英貨！……經濟絕交，經濟絕交！……」

「噢！」小雀兒非常詫異的說，「這原來就是示威的口號嗎？」

這時他們看見街上示威的羣衆了。那些人都高高擎着一面紙旗，旗上寫着黑的字。

「這是什麼玩意兒呀？」小雀兒叫着說，「砲和鎗在那裏呀；至少小刀？」

「大概是殺人心急，忘記了刀鎗罷。」一隻雀兒回答說。

「不，這樣的示威是表示我們中庸和平的中國的示威！我倒喜歡這樣！」前一隻雀兒插入說。

「是的，免得衝突！」又一隻雀兒說。

「是的，免得麻煩！」

「呵，你們都是胡說！」我們的小雀兒叫着說，他心裏好不生

氣，『這怎麼叫做示威呀！一陣大風吹來，豈不立刻就會將紙旗吹破？』

『抵制英貨！抵制英貨！……經濟絕交！經濟絕交！……』

『什麼話！』小雀兒大怒了，『英國人在那裏呀？外國人在那裏呀？我們雀兒敢死隊上去！啄，啄，啄！』

『哦，請你先去，你是先鋒哩！我們隨後就來！』雀兒們回答說，都相視而笑了。

『混賬的外國人！我要吃你的眼珠吃你的肉！』我們的小雀兒獨自狂飛着，大喊着，到處找外國人。——但是他找不着一隻外國人。

忽然，他看見一件可喜的事情了：羣衆的前後來了許多背着鎗，上着刺刀的警察和兵士。

『哦！我幾乎誤會了！』小雀兒很喜歡的說，『原來眞正的示威

者纔來呀！好！這纔像示威！這纔不至於像巴戲！」

『唗！孩子們！』警察和兵士們忽然大聲的叫着說，攔住了遊行的路，『不要胡鬧！趕快各自回家！……』

示威的羣衆突然起了恐怖，前後亂擠着，都想逃走了。

『呀！這是什麽話呀！』小雀兒的心頭一落千丈，莫明其妙了。

『你們也是中國人，你們爲什麽不和我們一起示威，却要禁止我們示威？』有幾隻倔强的孩子這樣說。

『好，我們和你們一起示威！』警察們說着，便都把鎗尖轉過來向着羣衆。

羣衆駭極了，都蜂擁的往背後退了過去。

『你們想襲擊我們嗎？唗！』背後的兵士喊着，扳動鎗機，乒乒乒乒的向羣衆射了過去。

示威的羣衆都大哭着，倒的倒，跑的跑了。

『這是什麼意思呀！』小雀兒大怒了，『這還了……』

誰知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突然飛過一枚子彈，從頭上擦了過去。

『咦！咦！』過去的印象一齊都顯現在他的眼前，他看見天要塌了。

他慌忙向沒有烟火的地方飛去，第二枚子彈又在翅膀下擦了過去。

第三枚子彈，老實不客氣，阿呀一聲，打斷了小雀兒的一隻脚趾，鮮血如噴泉似的滾了出來……

小雀兒箭一般的忍痛飛走了。

『呵，尊敬的人呀！』他叫着說，『愛國，愛國，就是說吃本國人，吃本國雀嗎？』

九　高歌

我們的小雀兒發誓再不愛國了。愛國，愛國，他知道這是那些壞東西吃雀兒的一種計策。但是他不敢把這意思公布出來，他知道衆怒難犯。他只藉口脚痛，從此開什麽會也不出席了。

離開示威運動幾個星期，哀悼運動的日期到了。據小雀兒採聽所得，說卽是那三十隻被難的英雄死後的一週月紀念。

這一天，雀兒們很忙碌。他們淸早就在那裏佈置開會，遊行，等等的事情。而且每一隻雀兒都沉着臉，表示死了父母的那種難以言說的哀痛。有時他們的眼珠動了一動，表示出在那裏回憶慘死的一刹那間似的，眼淚就紛紛滾了下來。

小雀兒看着這種樣子，心裏有點發笑，『最好是死得精光！』他

想；但他不敢說出來。

他今天是照例的不出席。他知道子彈的味道不很好。要不是爲着這東西，他倒也願意跟着飛飛，擠到年青的雌雀隊中去看看美麗的姑娘。

待到大家都走盡，他大笑着鑽出巢來了。他想到那些用口水揉成的眼淚，用炭揉成的臉上的皺紋，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笑得唱起歌來了：

「我本是……」

「吠，」忽然飛來兩隻雀兒，怒氣冲冲的叫着說，「今天是全國哀悼的日子，誰都應該流淚，你却在這裏笑着唱歌？沒有心肝的傢伙！」

「唱歌消遣，有什麼要緊……」

『好，讓你知道要緊不要緊！走！』

不由分說，他們就把小雀兒擁着走了。

擁到一處屋頂上，雀兒漸漸來得多了。他們都圍了上來紛紛議論小雀兒的事情。

『拖到這裏來！』屋脊上站出來一隻主席，氣憤塡胸的喊着說。

『跪着！』幾隻雀兒緊緊的按住了他的翅膀和腿。

『老爺！……』小雀兒早已嚇得魂飛魄散了。他知道自己又做錯了，不合公理。

『你爲什麼今天這樣快活？你爲什麼要大笑着唱歌？你不看見我們都在哭嗎？沒有心肝的東西！說來！』

『老爺，我知錯了……我下次不敢了……』

『口說不行！先打他一場！』

『老爺！……』

雀兒們都走近來，你一嘴，我一嘴的開始了——直打到小雀兒流了不少的血，脫了不少的羽毛，不易動彈的時候，大家纔饒恕了他，一鬨而散。

『天呀！』他哭着叫喊說。

十　世界主義的發現

『呀！你怎麼被打得這個樣子呀？這不是很痛麼？』忽然從別處飛來一隻雀兒，說。

『可不是麼！』小雀兒哭喪着聲音回答說。

『這未免欠公平！』那隻雀兒可憐他似的說。

『是呀，先生！爲什麼連唱歌也不許我唱，連笑也不許我笑呢？

……』

『唔，的確，這太不自由了！呀，你要不要自由呀？』那隻雀兒偏着頭問。

『哦，什麼叫做自由呢，先生？』小雀兒惘然的問。

『喏，自由的意思就是可以隨便唱歌，隨便發笑，不許人家打……』

『要，要，先生，我要！我怎麼會不要呢？你看，這裏是多麼不自由呀！』小雀兒十二分的歡喜，大叫着說，幾乎連身上疼痛也忘掉了。

『唔，很好！』那隻雀兒回答說，『現在有幾隻狗正在對面廊下召集開會，雞呀，鴨呀，貓呀，哈吧呀，螞蟻呀，都加入了。他們主張世界主義——就是說不愛國，愛全天下，這就是博愛，什麼都愛。

他們主張自由——不但可以隨便唱歌，隨便發笑，還可以隨便遊逛。他們主張平等——就是平輩的意思：人呀，狗呀，雀呀，媽媽呀，兒子呀，……都當做兄弟一樣的平輩看待。他們主張共產——就是你的東西，我可以拿來吃，我的東西你可以拿去吃……」

「哦，哦！天國，天國！」小雀兒喜歡得發狂似的叫了起來，「我也要去加入，請你帶我去，先生！」

「好！我們就去！」

於是他們飛去了。小雀兒不但不覺得身上的疼痛，而且比那隻雀兒還飛得快。

一到那裏，果然，有許許多多狗，貓，鷄，鴨，哈吧，螞蟻，等等之類正在那裏開會。主席是一隻哈吧，他正在那裏大聲的喊，其餘的大聲的和着：

『自由呀，自由呀！平等呀！博愛呀！共產呀！自由呀！世界主義萬歲，世界主義萬萬歲！……』

『這樣纔是一個美麗的世界！』我們的小雀兒想，他喜歡得一直往下飛到主席的面前去了。

『我可以加入貴會嗎，先生？』他站在主席的面前，問。

『歡迎之至——唬！』一隻赤黑的貓說着，猛然撲了過去，咬住了小雀兒的頭頸。

他咬着，跳着，叫着，不多一刻便把小雀兒當做晚飯了。

一九二五，十二月十一日，北京。

美麗的頭髮

有一天晚上，我和L君坐在湖濱的草地上。夕陽剛下了山。山上的天空掛着許多強烈的紅色的扇狀的線，穿過了赤色的雲，金黃色的雲，紫色的雲。雲如烟一般的遮着山上的天空，用赤色的長袍圍着山峯，如有所期待似的默默的立着。紅的，紫的，金黃的，深棕的和各色的雲都密密的貼着，擁抱着，吻着，合成了一體，分不出誰在近處，誰在遠處。天空紅漲着臉，處女似的用各色的雲所織成的絹兒羞羞怯怯的遮着，祇在或幾處偷偷兒的露出眼睛來，窺着下面的世界。我們頭上的天空如雨後的青，這裏那裏的點綴着三三兩兩的潔白的雲。背後的天空上也靜靜的浮着幾朶紅色的，紫的，各色混合的雲。

湖水如鏡子一般的平靜，含默地躺在我們的前面。在蔚藍中反映出一角美麗的雲的圖畫。幾隻小舟在遠處輕揚的飄盪，雪白的蓬如雲似的浮在每隻船的上面。

在岸上，在我們的左右，時時緩慢地走過一對一對的年青的男女。有些女人的潔白的衣裙上稀疏的繡着幾朵細小的紅色的花，有些女人的淡綠的裙邊上繡着幾朵白色的花。他們手牽着手，臂挽着臂，緊貼着肩，望着西邊的晚霞或脚下的草地，密密的喃喃的談着，或是靜默地，如沉醉在甜蜜的幻想中似的，輕輕走了過去。

我和L君呆呆的坐着，望了望西山上的晚霞，望了望湖中的小舟，又望了望兩傍走過的青年。我們倆都沒有發言。

山上的強烈的扇狀的光線漸漸弱了下去，赤色的雲漸漸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金黃色，金黃色的變成了紫色。牠們似乎並不曾在那裏移

動，但也似乎正在那裏移動。一朵平鋪的金黃色的雲在一瞬間便斜斜的竪了起來，貼着了別一朵雲。一瞥間，牠們合而爲一了。望了望湖上的小舟，我又抬頭望那一朵雲時，那雲的中央已展開了一個半圓形的洞。凝神看去，洞內躺着一條細長的路，兩旁浮着美麗的花草。燦爛的金黃色的光在那裏閃爍着。一瞥間，又變成了一道蜿蜒的河，河上飄浮着無數的小舟。洞門慢慢兒開大起來，門後又顯出尖峭的岩石，高聳的山峯。燦爛的光在那裏閃爍着。一切都默然躺在那裏。

「好一個美麗的世界呀！」我心中充滿了歡愉和驚羨，突然喊了出來。

L君吃了一驚，轉過頭來看我，同時笑了一笑，似已立時明白了我的意思。

「你看，那裏的姑娘更其美麗呢！」他說着指着一隻小舟。

我照他所指的小舟上望去，果然那裏坐着兩個神仙似的姑娘。牠們正朝着我們這邊默默的並坐着。兩件雪一般白的衣上都繡着幾朶紫的和紅的花。小舟漸漸駛了近來，一切更清楚了：烏黑的頭髮，細長的眉毛，含情的眼珠，桃紅的兩頰，櫻桃般的小口——正是一對雙生的神仙！

『美麗呀！美麗的姑娘呀！……』我不禁輕輕的贓了出來。

L君微笑的看了我一看，目光又轉到船上去了。

小舟漸漸駛了近來。我看見她們放在膝上的手了。纖細的手指，豐潤的玉一般的手腕，白袖上的紫色的鑲邊，和粉紅色的鑲邊。我抬起頭往西山上天際望去，那裏的雲的顏色正和牠們的面頰，她們的嘴唇，她們的衣上的鑲邊一樣的美麗。

船越駛越近了。那默默坐着的姑娘似乎忽然覺得船不久就要靠

岸，便牽着手輕輕的站了起來。她們不高不低的恰巧一般高。細長的身材中顯出娉婷的姿態。白色的紗裙中，一個露出淡綠的花，一個露出粉紅的花。她們的目光默默的正向我們射了過來。她們的身體輕輕地搖擺着，彷彿在那裏想振起翅膀，要直向我們飛來一般。我和L君也幾乎想站起來了。

船已駛得非常的近，離岸僅五六尺了。白的鞋，白的襪，細長的腿都映入了我們的眼簾。這素白的姑娘襯着深藍的湖水，正如我們頭上的白雲襯着蔚藍的天空。

是誰創造的呢，是怎樣創造的呢，是爲誰創造的呢，這樣美麗的姑娘？……

我們倆都呆住了。

船在離我們三四尺遠的右邊靠了岸。她們提了綠的和紅的長柄陽

傘輕輕的小心的走上了岸，低着頭，攜着手，慢慢向我們走了過來。兩付相彷彿的面孔在我的眼前顯得更清楚，更美麗了。那面孔又嫩又光滑，白色映着紅色，紅色映着白色。走到我們的面前時，彷彿她們都轉過眼光來看了我們一看。一陣芬芳的氣息冲進我的鼻子，我似乎沉醉了。

『呵，美麗的姑娘！……』我幾乎又突然喊了出來。

過了我們的面前，她們仍一直沿着湖濱走了過去，似乎這時的心情還不肯拋棄她們的湖水，想再作幾許的遲留。

我們的目光都不由得跟着她們轉了過去。

忽然，我發見一件驚駭的事了：她們倆的背後沒有辮子，也沒有髮髻，——頭髮剪掉了。

『這是什麼意思呀，L君？那頭髮……』

『你還沒有看見過嗎？』L君現出不相信的神情反問我說，『剪頭髮的女子已經不少了。』

我呆住了。美麗的頭髮要剪得短短的，不能梳辮也不能打髻，蓬頭散髮的披着，不像男子不像女子，不像和尙又不像尼姑，是爲的什麼呢？

『這多麼難看！』我說，眼光又向漸漸走遠的姑娘望去。天色似乎模糊了。遠處搖擺着兩個灰色的蓬頭的兩個女子，怪可憐的模樣……

『看慣了沒有什麼難看，目的祇在節省時間和淸潔身體。她們現在原也極其美麗的。』L君這樣的回答說，目光追望着遠處，似乎還捨不得那兩個美麗的姑娘。

我靜默了。

天色已經朦朧，涼風徽徽吹了起來。我望見遠處兩個灰色的可憐

的女子，頭髮被風吹得紛亂，非常的難看又非常的可怕……

「一樣的，我們男子從前梳辮子時初見剪了髮的覺得難看，現在看慣了剪髮的反覺得拖辮子的難看了。你應該覺得，沒有辮子，你每天祇少節省了許多寶貴的光陰。」

我沒有回答。我非常不高興L君的話。他祇記得這種節省時間的小利益，却忘記了十二年前爲了這問題流了多少血。革命，剪辮子，剪辮子，革命，犧牲了無數的生命，一直到現在還是一個這樣的中國。他現在却又在那裏妄想革女子的命了。女子要在這方面節省時間做什麼？爲着男子，把自身打扮得美麗一點，原是她們的天職。她們的時間不在這些地方消耗，往什麼地方消耗呢？若是世界上沒有美麗的女子供我們賞心悅目，還成什麼世界呢？

「我們回去罷。」L君似乎懂得了我靜默的意思，站了起來無味

的說。

『好，』我慢吞吞地答應着也惘惘的站了起來跟着走了。

天色已經黑了下來，彷彿要將憂鬱的夜幕向我的身上罩來一般。先前的快感完全離却了我。我的心非常的悲涼。

就是外國，我想，也不見得有剪去頭髮的女子罷。無論怎樣，女子總是男子所有，總該竭力的使自身美麗，求男子歡心。不然，在這世界上，誰來養活她們呢？一班提倡女子革命的人說得天花亂墜，其實結果只是摧殘女子，擾亂天下，弄得女子無以度日，男子無所開心罷了。

於是我的眼前就顯出一幅這樣的圖畫：到處都是一羣一羣的，癩頭的，麻面的，禿鼻的，歪嘴的，瞎眼的，啞巴的，聾耳的，瘋手的，蹩脚的，以及其他種種醜態的女子，跪在男子的面前，磕着頭，

哭訴着，伸着手；男子則憂鬱的，悲傷的，暴躁的，氣怒的，怨恨的，一脚一脚把她們跌了開去。過了一天兩天，一月兩月，一年兩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二百年，全世界上的人類，便完全絕了種，統治世界的祇有無知的野蠻的下等的禽獸。過了一千年，天坍了下來，世界就滅亡了！

當這思想壓住我的心的時候，我幾乎走不動了。彷彿這時頭上的天正在往下，往下，往下坍下來的一般。

『唔，你再看一看，倒底美麗不美麗罷！』L君突然在我的肩上一拍，輕輕地叫着說，却把我嚇了一跳。

我凝神一看，原來這時已到了離家不遠的S街了。路燈和店舖中的燈光都强烈的發着光。街上非常的明亮。來去的人很熱鬧。從路的左邊，那兩個女子又迎面來了。她們這次走得很急速，很快的就在我

們的旁邊閃了過去。

在這短速的霎那間，我非常細心的注意她們。但結果却使我吃了一驚。

原來她們是這樣的美麗；一個麻着面，凸着眼珠，露着赤黑的牙齒；一個歪着嘴，禿着鼻子，倒竪着眉毛：那頭髮，松毛一般的黃，馬尾一般的粗，如水鬼一般的披着！

『看清楚了罷？』L君握住了我的手說，『那不是兩個安琪兒嗎？』

我只沉下臉來，沒有回答。

『再見罷！』L君接着又緊緊的握一握手，似很不高與我的態度，很快的往女人所去的方向回去了。

帶了沉重的憂鬱的心的負担，我獨自從擾攘的世界懶懶地回到了

我的傾頹的荒涼的老屋。

＊　＊　＊

我不見L君已有兩年了。自從那次晚間分手後，我不久就離開了H城。我們倆先前的交情本還不錯，只因他太新了，常常給我不快意的感覺，我就不由得對他漸漸冷淡起來。在這兩年中，我雖知道他仍在H城，我終于沒有寫過一封信給他，因爲他加入了赤色共產黨的事，我早就知道了。

我這次到H城來，已有兩月光景。L君那裏，我總是怕去。我的腦筋雖然進了步，但我的心還是和先前一樣的厭煩那種革命不革命，入黨不入黨的詢問。然而不幸，有一次竟在街上碰見他了。他很歡喜，問了我許多話之後，就熱烈地邀我立時到他家裏去。我沒法拒絕，便答應了。

「你也許還認得她。」他在路上對我說，已告訴我娶了妻子。

於是我就問她的姓名和籍貫。

「林拯華，本地人。」

這名字很熟。我想了一想，就記起了。她是一個狂熱的婦女運動者，幾乎還是一個首領，各種婦女刊物上常有她的文章。開會時常是他做主席，列名時她常在第一第二。但我並沒有和她見過面。我只知道和她談話，要比L君談話更不舒服。

「我只知道她的名字，沒有見過面。」我告訴L君說。

「唔，大概忘記了，她倒常常提起你。」

但我總是想不起來，我和她相識。

L君的住所很快的就顯現在我的眼前。這屋子完全變了相。從前牆上生着許多草，屋脊這裏斷了一點，那裏斷了一點，全屋哭喪着

臉，憂鬱不堪的躺着；現在却簇新的，威嚴的矗立着了。進了門，內部也和先前大不相同了。從前倒污水倒垃圾的空院，現在已種滿了花草，香氣一陣一陣的送了過來。椽子棟樑都加上了一層光亮的淡黃色的油漆。L君引我進了客廳。從前這裏是租給別人住的，三間房子各自分離，現在去了板壁，成爲一間了，房中陳設得很精緻，清潔，地上鋪着美麗的氈子，桌上擺着幾種銅器的古物。L君請我坐在一把沙發上，便說去請拯華出來相見，退了出去。

L君的景况這兩年來變化得這樣的利害，眞使我驚奇。從前他那樣窮，窮得連我看見他也有點討厭了。現在呢，這情景使我羨慕，異常的羨慕。但他怎樣致富的呢？這問題頗費思索。或者是中了發財票？或者是拾了橫財？還是共來了人家的產呢？如果加入共產黨眞有這樣好處，我便請他介紹了罷，雖然我向來是反對共產黨的……

我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忽然聽見了門外一種細而重的得得的脚步聲。我知道女主人來了。

門簾一掀開，L君和他的夫人進了門。她瘦而且高，走路時站不穩脚似的；面色蒼白，額上起了皺紋，下顆瘦削，細小的眼睛週圍顯出一圈黑色的影子，眼睛的下面和鼻子上生着許多雀斑；一身淡紅色的花衣，似乎和她的年齡不大相配。她進門幾步，和我點了一點頭，就微笑地站住了。

我站了起來，也點了一點頭。L君請我坐下，自己也坐了下來。她坐在我右邊一把沙發上，和L君對着面。

『總有點認識她罷？』L君笑着向我說。

『完全不認識。』我回答說『林夫人呢？』我轉過頭去問L君的夫人說。

「我倒認識魯先生，」她回答說。笑了一笑，額上的皺紋牽動了一下。「那一次晚間在……」

「那一次晚間在湖濱，」L君接了下去說：「我們不是看見兩個坐船的女子在我們面前上了岸嗎？坐在右邊的就是她。」

這使我暗地裏吃了一驚。我連忙極注意的再看她的面孔時，她的面上的雀斑已完全隱去，却顯出無數的凹陷的痲子，突着滴溜溜的眼珠，露着赤黑的牙齒，正在那裏冷笑。

「哦，哦！」我一時不知所措的說。

「事情已隔了兩年，我今年又生了一場大病，變成了這個樣子，魯先生自然一時認不出了。」她帶着似笑非笑的臉色對我說。

「而且現在頭髮又養起來了……」L君插入說。

這話驚異的把我的目光引到她的腦後去。我看見她腦後確有半個

橢圓形的髻。這使我詫異，也使我高興。我笑了起來說，『頭髮原是這樣的好』

同時我又低下眼光去注意她的脚。她的脚倒還沒有纏起來。脚下的高底皮鞋却也好看。

我的心中充滿了說不出的愉快。這樣勇於改過的女人實在非常的可愛。我覺得自己從前太不寬大了。無論誰原都有錯處，我們應該大度的寬容他，直至他自己覺悟。

我一面這樣的想，一面又抬起頭來看她的頭髮。他的頭髮非常的光滑，非常的烏黑，亮晶晶地絲似的在那裏發光。可愛的頭髮！

『現在記起來了罷？哈哈！』L君突然在我出神的時候哼了出來。

『哦，有的，有的！』我連忙轉過頭去回答他說。

「魯先生這兩年來很好罷？」她接着就這樣的問我。

「很好，很好，還沒有死掉，哈哈！」我笑着回答她說。

於是他們夫妻倆都笑了起來。

在她嘻嘻笑得出聲的時候，我看見他口角旁露出來兩個可愛的笑渦。同時她的兩頰就紅了起來，彷彿在那裏擂上了兩個美麗的花紅，和兩年前坐在船上時一模一樣。紅色漸漸擴漲開來，映顯得整個面孔非常的光滑，非常的細嫩。沒有麻子，沒有雀斑，也沒有皺紋。一個美麗的女人！

「哈，哈，什麽事情都改變得不堪言說的迅速呵！」我說，「西人達我文的進化論實在有理，但看我們這兩年來的變遷就可相信了。從前這屋子破陋得不堪，現在却變成了一所新屋。從前你們還不相識，現在却成了對。從前你的頭髮蓬鬆的短短的披着，現在却養得這

樣長，盤了一個光滑的頭髻在腦後了。至於我呢，雖沒有像你們進化得那樣快，但是鬍鬚却也長得多了。』

『哈哈，哈哈！』於是他們又笑了起來。

她很有學問。她接着說了許多達我文的進化論的原理，又舉了許多牛克司，克魯屁特金等等的歐西名人的話來引證。

談了許多話之後，我幾乎忘記我應該去拜訪一個朋友的事了。她，又美麗，又溫存，又有學問，又善於談論，眞是可愛的女人！

過了半月，我又在L君的家裏了。

這一天我問到他們共產黨和女子運動的事情。她嘆了一口氣說，『中國人沒有三個人以上的團體，總是自己軋轢。我們都已退出了。』

『原可以不必。』我想，有了錢再講共產，有了丈夫再講女子運動，這都是很危險的事情。他們這種舉動，正合我的意思。

談了許多話，他們堅決的留我吃午飯。L夫人先退了出去，說是去招呼一下。

菜很講究，儼然是待貴客上客之類的菜。味道最好的，要算L夫人親手做的鯽魚。我平常原不喜歡吃鯽魚，但那一天不知怎的竟覺得鯽魚的味道要勝過桌上所有的菜。L夫人又善於烹調，眞是可愛的女人！

一星期後，他們到我的寓所去，邀我到公園去逛。

在紅的花，綠的葉中間的L夫人，顯得更美麗，更年青了。可愛的女人！

從此我一星期中至少要去看他們一次，他們也要來看我一次。L君似乎沒有什麼長進，只不過比從前和氣了許多。只有他的夫人，却像春筍一般的改進得迅速。細長的身材很快的就肥胖起來，瘦削的面

孔，漸漸豐滿了。兩頰上常常現出兩朶紅雲，皮膚一天比一天嫩了。那頭髮，不知何故却漸漸皺了起來，又細又軟，簡直和外國人的頭髮差不多了。

頭髮皺得使我詫異，有一天我問了：『頭髮怎麽會皺得這樣好呢，L夫人？』

『這……哈，』她笑了一笑，兩頰上的紅雲露了出來，『很簡單，是用外國法子，把牠燙得這樣的。』

『哦，怪不得這樣好看，簡直和外國人的一模一樣了。』我說。同時，我又立刻想到了一種學說，那名詞似乎正是『中髮爲體，西髮爲用』八個字。這學說應該提倡，我想。於是不由得笑了一笑。

然而L夫人的頭髮似乎不僅想模仿外國人的頭髮，還想趕過外國人的頭髮。她爲中國人爭體面，實在是很可欽仰的女人。她的頭髮

不僅一天比一天皺了，還一天比一天高了。除了腦後的一個很大的髮髻，頭頂上的頭髮還尖聳得非常的高，幾乎與頭髮底下的面孔相均衡了。她那裏來的這許多頭髮，幾令我不敢相信。然而這都不成問題，成問題的是她的頭髮的美麗。那頭髮高聳着，正是我們用小罐煮稀飯，沸滾時揭開蓋，隨着飛起來的那白沫。我喜歡得好幾次想用手去撫摩了。

有一天，天氣很晴朗。L君和他的夫人到我的寓所來，邀我去遊湖。

湖水和天色一樣的蔚藍。山色青葱得如雨後一般。我們三人同坐一船。正向遠處奏樂的一隻船那方面駛去：

『這事情忽然已有兩年多了，自從在湖濱看你和一位同學在這裏遊湖的那一天，光陰眞如不搭言說的迅速呵！』L君忽然若有所感的

對他的夫人說。

『是呵，是呵！』我悵然插入說，『人事變遷正和光陰一樣的迅速，兩年後的我死了還是活着，誰也不能知道呵！』

『那有這樣的事情！』L夫人聽見我講這話，連忙微笑地這樣說。

『我覺得一生的變遷很平常；不是驟然死掉，就是慢慢兒的老，老，老了下去，直老到死。』L君仰起頭來對我說，『只有時局，我們的中國，變化得不堪言說。兩年以後，倒說不定存在着還是滅亡了呢！』

『哼！』我說，『中國會滅亡嗎？滅亡倒比存在着好得多了！』

於是L君和他的夫人都笑了起來，彷彿是笑我的話太憤激似的。

船漸漸駛了過去，奏樂的聲音漸漸淸晰了。他們奏的是梅花三

落。那裏最激昂的是笛聲，笙聲，最洪亮的是三絃和胡琴。咭咭嘈嘈的是琵琶和月琴，雅幽婑婉的是洞簫。我們三人都知道這調子，於是不再講話，便敲着船邊，嘴裏哼着同樣的調子和了起來。

L夫人的歌聲非常清脆，她的頭髮又美麗，眞是可愛的女人！

我們的船漸漸駛了近去，離那隻奏樂的船愈近了。

『哦，他們搖着走了！』一會兒，L夫人指着那隻船說。

我抬頭一望，果然那隻船往前駛着走了。

『我們必須趕上他們！』L君與致勃勃的提議說，『哦，這裏還有一枝槳，我們自己來動手罷。』他說着，從船頭拖出來一支槳，拍的放到水面，浪花就飛了起來。

『哈哈，你眞還年青呢！』我笑着說。

『哈哈，得歡樂時且歡樂，管他年老或年青！』L君一面笑着

說，一面盡力的划着槳。

前後兩個船夫知道我們的意思，也用力划起槳來，船就很快的追了上去。

青葱的山橫在我們的眼前，蔚藍的水浮在我們的週圍，幽雅而清揚的槳聲和淙淙泊泊的水聲入了我們的耳內，喜悅充滿了我的心，使我感覺到現時世界的美麗，現時世界的可愛。

『阿呀！』L君忽然贓了起來，水面拍的一聲，飛起雨似的水點，紛紛落到我們的頭上身上，我們的頭髮和衣服都濕了。

原來L君用了極大的力，誤把槳平放下去，以致拍的激起了許多水點。

『哈哈！，不要緊！』我一面拿出一塊手絹來，拭着自己的頭髮，說。

『這怎麼辦呢！』L夫人一面拭着自己的頭髮，一面很焦急的說。

『眞是糟糕！』L君帶着還懺似的說：『原是側着放下去的，不知怎的到了水面竟平了！』

『不要緊，一會兒就會乾的。』我對L君說。

『這成什麼樣子呢！』L夫人按着頭髮，叫苦似的說，臉色靑白了。

『哈哈，捧着頭更不成樣子，還是放下手罷，這不要緊，回去再燙鉋幾次，反正天天閒空得很。』L君笑着說。

L夫人的手果然放了下來。

我看見她的美麗而可愛的頭髮完全變了相了：先是高聳的，現在倒坍了；先是皺的，現在直了；先是細的，現在粗了；先是軟的，現

在硬了！

『哦！』我幾乎驚異得叫了起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怎的這樣難看了呢？』我自己問自己說。

我又轉過頭去看她的面孔：她的面色又青又白，額上起了許多深刻的皺紋，下頰瘦削得非常難看，細小的眼睛的週圍顯出一圈黑色的影子，臉上生着數不清的雀斑！

『阿咳！』我不禁暗暗的嘆息起來，『人生所最需要的美怎麼這樣的難以永久呀！錦繡的山河遇到軍隊便變成荒郊冷野，煇煌的太陽遇到雲便照不着大地，美麗的頭髮遇到水便變成這個樣子。這難道正是造物主故意要給我們人類以永久的苦惱，不許有所賞心悅目嗎？……』

這思想彷彿不僅充滿了我的腦中，還壓住了L君的夫婦，他們都

鬱不樂的願意立時回家了。

上岸後，和L君夫婦分了手，我獨自從擾攘的世界，帶了沉重的憂鬱的心的負担，懶懶地回到了我的傾頹的荒涼的老屋。



王魯彥著

柚子　實價六角

北新書局發行
北京東皇城根廿五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一九二七年七月在上海再版